

中國痛

第二號

本期要目

-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婦女.....
- 羅斯福夫人原著·曹達均譯
- 日本投降在芷江的預演.....王坪
- 美國力助中國工業化.....伍特公
- 為什麼我們要轟炸日本城市？.....楊建廷
- 一個傘兵的故事.....沈毓剛
- 來自密蘇里州的偉人.....陳中繩
- 五十萬年後的人類.....徐勁
- 未來的汽油.....羅衡
- 建築界劃時代的貢獻.....羅憲

版出司公書圖河山

死之萊姆希——人後幕的保太世蓋

——寫速薩里格·特·林勃尉少軍二第國英——



體遺之後殺自萊姆希察查校將聯蘇

時部總到解後獲捕軍二第英被萊姆希



既樂毒之藏私其為角上·醫後毒服萊姆希獨首保太世蓋的雲風叱咤日昔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第二號

(半月刊)每逢月之五日及二十一日出版
每冊售國幣六十元

發行者 山河圖書出版公司

編輯者 徐慧棠·沈毓剛

地址：漢口路雲南路四首
電話：九〇二〇八

本·期·目·錄

- 日本投降在芷江的預演……………王坪(二)
- 櫻花飄落在中國之一……………曹達均(三)
-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婦女……………羅斯福夫人的最近著作
- 誰救了他?(驚奇故事)……………樂仁(六)
- 美軍拯救法蘭西要人記……………劉柳影(七)
- 歐洲大戰中的一段秘史……………伍特公(八)
- 美國力助中國工業化……………一個傘兵的故事……………沈毓剛(二六)
- 來自密蘇里州的偉人……………陳中繩(二九)
- 美國第一名公民——杜魯門……………東方瀾(三二)
- 中國新軍的友人——魏特邁……………第一次去轟炸東京的飛將軍……………笑口常開的杜立特……………(三五)

- 法國製造配尼西靈……………史東(二四)
- 為什麼我們要轟炸日本城市……………楊建廷(三五)
- 毀滅成千成萬的家庭工業生產組織……………華僑也參加地下工作……………仲愛(二六)
- 十五分鐘十五個人結束歐戰……………林友蘭(二六)
- 德國投降簽約的目擊記……………未來的汽油……………羅衡(三三)
- 益伯鐵夫發明的屈拉潑坦……………紫心大隊……………李索(三四)
- 冬暖夏涼的日光屋……………曹達均(三六)
- 建築界劃時代的貢獻……………太平洋上第一條好漢……………林仁(四〇)
- 美第七艦隊司令金開德……………世界大戰中的花邊新聞……………胡震吉(四二)
- 不要把安眠藥當糖吃……………一位著名醫師的忠告……………徐勁(四四)
- 五十萬年後的人類……………一幅現代人眼中的諷刺畫……………不由你不信……………(四六)

圖畫之一頁

- 希姆萊之死(四幅)……………(封面裏頁)
- 告示的效力(諷刺畫·封筆作)……………(二)
- 當宣佈要停水以前(木刻·王琦作)……………(三)
- 柴市·馬車站(木刻·王琦作)……………(三)
- 納粹魔王的秘密巢穴(四幅)……………(三)
- 好容易得到一幅家書(漫畫)……………(三)
- 俘獲大批德國高級將領(四幅)……………(封底裏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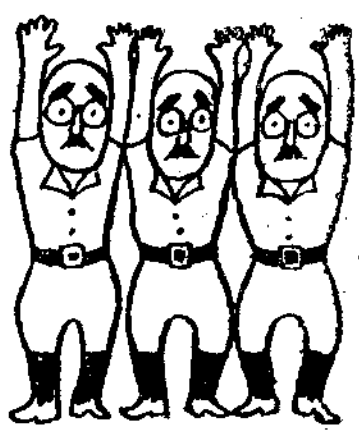
日本投降降在芷江的預演

王坪

——櫻枝廿化國旗落在中國之一——



芷江成爲空軍基地以後，天空日夜不停地響徹着機聲，芷江的小孩子可以隨便分辨出那一種機聲是戰鬥機發出的。那一種又是轟炸機或運輸機所發出。用一句成語來說：芷江的人民對於飛機真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了，但是在八月二十一日那天，芷江的人們却變了個樣子。他們每一聽見機聲，一定湧到街頭或曠場張望。恰像第一次所見飛機聲音的好奇。原來八月二十一日有一架兩翼上吊有紅布機的日本飛機將由南京載着日本投降使者到芷江與我們的陸軍總司令部談判投降事宜。想想看吧，八年來日本帝國主義者把我們逼得像什麼樣子。一旦聽說他們垮了，要遵照我們最高領袖的命令，派一位總參謀副長到芷江來投降。這該是如何令人興奮的消息呢，所以，豈但芷江的人民必須抓着這千載一刻的時辰，就是在離開芷江幾百里地方的人們。都有專門爲看日本投降而趕到芷江來的。



那兩天的芷江，成了全國甚至全世界人士注目的名地，芷江的旅店沒有空隙地住滿由各地趕來觀禮的人羣，芷江的街頭正像這幾天的上海一樣，每家門口都插有一面國旗，不過因爲後方人民較比窮困，物質條件較差，所以他們的旗子沒有上海這樣新穎漂亮，有的人家因爲旗子趕製不及，便有一方紅布代表，甚至有幾個故衣攤連紅布也無法得到，便用一張紅紙捲貼在竹枝上乘風飄揚，權當國旗，表示他們內心的慶祝。

著名的芷江大橋，由當地駐軍裝飾得比落成典禮還要莊嚴美觀，橋兩邊的欄杆上均綴着比人還高大的紅色V字，V字的周圍，用內地特有的獅子草——油絲得可愛的像雄獅的頸毛一樣的藤本植物圍着；橋的兩頭各有一架獅子草和松梅紮成的牌坊，巍巍然雄峙在芷江之畔，左面的牌坊上有「和平橋棟」四個字，右面的牌坊上也有「公理大道」的巨型紅字。單是這八個字的適切於該時該——這一點，足見人們是如何精心地迎接那個偉大的節目。

陸軍總司令部恰在那兩天由昆明遷到芷江。所以，馬路上不斷地過往着一律都是美國新運來華的卡車及上海人還覺得新鮮，後方人民又是司空見慣的吉普卡。這些車子，有的載着中國官兵，有的載着美國盟友；有的由美國駕駛，有的由中國人開車，不管怎樣不同。他們都有同樣的心理：這次盛典總算被我們趕上了。

各大都市的新聞記者，也趕到了，昆明和重慶的記者是乘搭着何總司令的專機趕到芷江。貴陽及湖南各地的記者則乘了美國

卡車趕到。連同各地來的外國記者，共有一百餘人之多，趕過了九月九日參加南京正式簽字的記者人數。

這一次盛會有一個名稱：叫作「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原先是準備在芷江簽字的，後來才改了時間地點）用這個名稱印製了好多紀念品，比方信封信箋之類。另外還發有三種顏色的出入證，這種出入證的上端，有一個V字，橫貫着三條細線，下面分兩排橫書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八字，再下面便是直書着的「出入證」三個較大的字體，我們新聞記者所佩帶的出入證是粉紅色的，最為鮮艷奪目。

我之所以不厭其詳地描寫這一類的紀念品的緣故，是因為這些東西在當時極為吃香，好多人都翻來覆去的省視這一類東西，並且有許多人苦苦要求籌備處或者能够參加的人，希望能得到這能一引布或者一隻信封一張信紙，有的人還宣佈：等這次盛典過去了，將把這些東西裱糊起來以存永久。

出入證比什麼都走紅，帶了這一引寬不過兩寸，長不過六寸的布條，便可以出入飛機場，出入陸軍總部。所以，當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點鐘日本飛機降落飛機場時，一兩萬人都被我們的憲警及新六軍專派來維持秩序的士兵拒絕入場。而遠遠地站在機場的邊沿上，只有不到兩百個有出入證的人，遭人妬嫉地活躍在場子裏，這些人中，特別是攝影記者最活躍。在日本飛機飛臨機場的低空時，他們便沙沙沙地開着攝影機，等到日本飛機降落以後，他們更像發瘋一樣的東鑽西竄，有幾位攝影師幾乎把鏡頭碰着日本降落的鼻子了，這也不怪他們，他們非這樣子仔細周到不可，因為他們是千萬觀眾的眼睛，必須非常精采地搜索着一切，不足以滿足千萬觀眾的要求，可是當時在場內和場外的人——尤其是在場外的人確是有點討厭這些活躍份子，甚至這些活躍分子之間有時也互相討厭，因為他們常常遮着別人的視線，使看的人不能如願地看一個飽。特別是當那架塗着雲彩的綠色的飛機在他們的六架戰鬥機保護下降落機場那一瞬間，大家都集中目力注視機上下的來人的時候，那些東竄西奔的人幾乎被別人罵死，因為他們這樣竄奔着，使看的人們只能從縫隙裏一會看見一個穿灰色的西服的胖子，一會又看見穿軍裝的壯漢，一會又看見別的穿着軍裝，把雪白的襯衣的領子翻到軍裝衣領，外面的人總不能窺見全貌，不一會，幾輛吉普車載着那七位日本降降使由機場中心馳到機場邊沿而去休息處的時候，那些站在「幸運的一邊」的人們，才算把今井武夫少將看了個明白，原來這是一個相當壯壯，頭頂已禿而且發光的軍人，戴着一付黑邊的眼鏡，佩着一柄長長的倭刀，目光平視，決沒有東瞟西視的表情，有人說他像張西曼教授，有人說他像王曉籟先生，但，即使在形像上有點類似，那股子訓練有素的軍官的勁兒，決非張王兩先生所具有，特別是在下述的幾件事實上所表現的倔強，尤其非「武士道」中人所不及。

在二十一日的中午，今井往謁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中將時，他也許是看見蕭參謀長一動也不動巍然坐定的神情而有所感觸，所以他也用極尋常的禮節對之，但在簡短的談話過程中，他折服於蕭參謀長銳利的眼神，鋒利的談吐及合理的條件下，他更為幾十位中美將友，幾十個記者，幾十個歡禮的人們及分佈在四周的攝影機，不時閃着的拍照時用的電光等所構成的莊嚴隆重的氣氛所拆服，故在他告辭的時候，不能不深深地向蕭參謀長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

在今井談話中，原有這樣的話語：「要不是因為日本的海空支撐不住而垮了台，我們的陸軍還可以打三年的仗？」
當一個空軍方面的美方負責人去找今井談話，想問到一些有關日本空軍的情形時，今井無論如何不發一語！

這種倔強，是武士道精神所特有的，這種武士道的倔強，僅被盟國打掉一半，那殘留在日本陸軍中的一半如果不設法消除，即使我們把日本所有的武器都澈底繳了，也不能保證今後的世界永遠保持和平。

一雲那間決定本日命運

下圖
係日本派
道軍總司
令岡村甯
次大將之
全權投降
代表今井
武夫少將
在芷江簽
署降書之
一雲那。
左係今井
步出大廳
時攝影。



由於今井的這種倔強，在我們方面我們造成兩種反映，一種認為對於今井沒有適當的把他當作投降使節，而有點對付俘虜的意味，另外一種則認為我們對待今井等還太客氣。（美國人士多屬於這種觀點）想到我們所受的種種壓迫及稀有的屠殺，我們認為後一種觀點是對的；想到我們是素講禮義，素求和平，而且當敵人已經在我們面前倒下，又何必在形式上注重尊嚴這一點，我們又同情前者的主張。這兩種觀點，或者在今後對於日本的討論上都將成為兩個主要的方面。

廿三日下午一時，何總司令應欽上將接見了今井後，他們乘著原來的飛機，並且帶了我方的孫桐崗空軍中校及陳昭凱陸軍少校等三員離開芷江，飛往南京，他們走時及走後，又發生了兩點有趣味的的事情，第一是那架日本飛機硬是發動不起來，最後由兩位日本駕駛兵像搖風車一樣，分着兩次搖，才算把馬達發動了，因此有人說：我們有木炭汽車，日本還有木炭飛機，像這樣的軍事工業的情形，那怕你陸軍再倔強，那裏能够繼續作戰至三年呢？第二件事是，今井等走了以後，我到街上閒蕩，一個老百姓看見我胸襟上掛的出入證，他問我，「日本人什麼時候走？」我告訴他已經走了，他露出驚異和惋惜的眼光說：「爲什麼日本人沒有到街上来看看呢？」我問他爲什麼要日本人到街上看，他天真地露出笑容說：「好讓他們知道，芷江被他們炸成個什麼樣！」我們人民想用「精神的懲治」來感化蠻武的日本人，這也許正顯示了，我們民族性的偉大處，也許是過去我們屢遭侵略而又屢屢起的精神力量！

這一次洽降的一般情形，報上已有符合的報導，至於這次洽降的成果，用不着我來囉嗦，因爲九月九日在南京舉行的日本投降簽字典禮的順利，及上海一帶的接收良好，就是一個好的明證。

九月十二日追記於上海。

譯均達曹著原人夫福斯羅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婦女



這次戰爭中不論在前線或後方，美國婦女非常活躍地服務於各種機關，幹着各式各樣的工作。海外各地大約有一萬二千名海陸軍護士小心地看護我們患病和受傷的戰士。我在英國，澳洲，紐西蘭和許多太平洋的島嶼，曾遇見這些護士們。她們忍受各種困難，但是很高興地爲兵士服務，使我非常欽佩和尊敬。她們冒着近代戰爭的危險，嘗到離鄉背井的苦味，受着惡劣天氣的威脅，然而她們仍舊和平時一樣活潑快樂，終日掛着可愛的微笑，這無異是給病人一帖精神上的良藥。

我最近在太平洋旅行後，對於有幾個護士宿舍留有極深刻明鮮的印象。屋頂用本地的席子鋪蓋，或用棕櫚葉編成，這些地方都被昆蟲和老鼠做了窠穴。有些地方氣候非常潮濕，我疑心護士們永遠穿不到完全晒乾了的衣服。常有不少護士連續在火線附近服務幾個月，那裏既不能得到熱水沐浴，更加上頻繁的空襲，真是一種艱苦的經歷；不過我從未聽到過任何護士發出怨言。

在國內也有許多婦女在醫院裏做護士，她們和許多在天涯地角的護士都負擔着一種繁重的責任。她們和正在前線的人士有同樣的貢獻。這種精神可從一個十八歲的學習護士表現出來，不久以前我在火車上遇見她，我懷疑如此年輕的少女，能否擔當繁重的工作，她向我保證她十分明白所擔任工作的艱苦，不過她已決定做護士，要成爲國家有用的一分子。

有許多婦女在軍事機關中服務，長官們覺得在好些情形下，她們的工作效能超過男子。這對於我很是奇怪，至今祇有戰事服務團的婦女們能派遣到海外去。我們婦女在軍事上服務的範圍並不廣泛，這並不是國會或軍事當局認爲婦女不能完成工作，而是因爲許多人有一種錯誤的尊重婦女的見解。他們以爲婦女應該遠離戰爭的危險和艱難，縱然婦女們自願，也不必要去冒戰爭的危險，有一部份婦女同意這種見解，但是我相信大多數婦女都願意分擔男子的任務。

我以爲這種保護婦女的觀念，是一種短視的見解。戰後重新調整分離已久男女間的關係將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假使男女雙方有同樣的經驗，對於生活態度有相似的見解，那末這問題的解決就比較容易了。

此外，二百三十萬婦女在兵工廠中服務，一百九十萬在普通工廠裏工作。許多工人覺得她們不能儘量生產。假如我們有一個勞工管理委員會在全國的戰時工廠裏，我想她們的不滿足處可以加以補救，她們的意見和不平之聲也可以被大家聽到。

因爲我們沒有顧到已婚女工的私人問題，她們要繼續管家，仍舊要照顧她們的小孩。所

以許多已婚的女工們不能工作得十分圓滿，雖然現在已完成了些托兒所，但是組織得並不完美，有時所選擇的地點很不適宜。有人告訴我某托兒所離開公共汽車站五條馬路，母親們每天便要來回穿過二十條馬路去接送她們的孩子。這對於一個工作以後疲乏不堪的母親，真是太不便了。

工作的婦女對於購買東西也是一個麻煩的問題，但有兩種解決的辦法。第一在每條街上組織一購物服務處，如此一個婦女可用任何方法在白天留下她的購貨單，晚上在她家的附近取得貨物，另一種方法使每個區域中有若干商店，預備些主要食品 and 日用品以備回家後的女工購買。

假使我們採用英國式的食堂制度，那末家庭中的購買和烹飪食物的工作能够減輕不少。英國市政府和糧食部共同設立許多食堂，每天供給三餐，定價公道合理，而用不到配給證。

這些事件需要周密的集團組織，雖然我們已組織了許多人民的保衛團體，但其中有些我們並不十分需要，有許多我們實在需要的却常被遺忘了。

許多婦女並未參加戰時工作，她們只是安詳地和適當地管理家庭，以微笑對付戰時的困難，節省物資，把配給品

儘可能地應用以得到最好的效果，寫信鼓勵遠征海外的丈夫，完成他的任務以求勝利。在戰時困難時期中她們已有如此的貢獻。假如更參加任何志願團體，那末大家應該對她們脫帽致敬。

無疑的有一部份婦女仍舊過着和前相同的生活，不過我相信她們決不容

易找到同伴，因為大多數的婦女生活方式已經有了改變，她們的思想已擴展到整個世界，關心北非，意大利，太平洋或世界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她們所深切願望的就是為國家勞務，為未來的世界努力。

誰救了他？

樂仁

在英國戰地醫院裏，救護員把一個受傷的兵士安放在手術台上，然後喊道：「醫生，急診！」

把燈光集中在受傷者的身上後，醫生開始檢查創口，兵士的頭部被彈片擊中，幾根細微的神經折斷了；要把它們縫接起來，需要外科用的最細小的外科用的針和線，但是却沒法得到，這真使醫生無能為力。

一個年青的陸軍中尉威廉姆塞區忽然向醫生叫道：

「我常常修錶，或許能替你磨一隻大小合適的針。」

「很好！」外科醫生說：「不過你要做得快些，這兵士不能支持長久了。」

塞區中尉立刻開始工作，祇有幾分鐘就完成了所需要的針。

醫生十分感謝地接受了這隻針，但是他的笑容立刻消逝了又顯出不悅的神色。針是做得很好，沒有線又有什麼用！又是塞區中尉幫助了醫生，從口袋中

拉出一根細長光亮的東西，授給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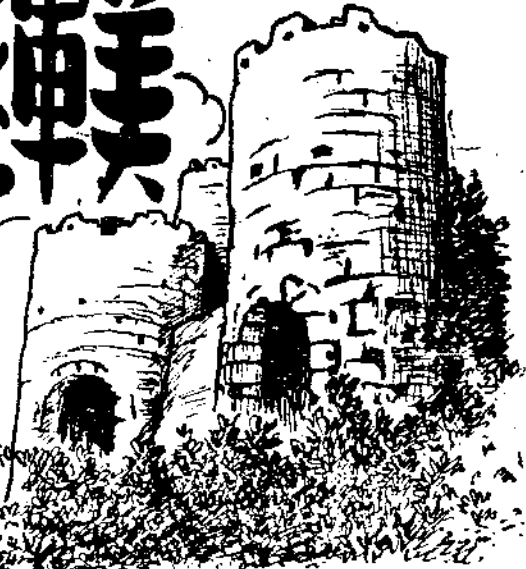
「這大概可以用，粗細差不多吧！」

醫生高興地笑了，這正是他所需要的。

不久以後，這受傷的兵士被施完了手術，因此幸運地得以恢復健康，他向塞區中尉誠懇地表示，十分感謝塞區的妻子。

原來塞中尉給醫生的線，是藏在小金盒內他妻子的一根又黑又長的頭髮。

美軍拯救法蘭西要人



劉柳影譯

最近以來，大家對於漢奸和戰犯的搜捕甚都感覺興趣，這一篇的記載却是重要人物的營救，很可以相映成趣。原作者 Meyer Levin，把他所親歷的經過，寫得曲折奇突而又動人，且又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原載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週六郵報」茲節譯數節，以餉讀者——譯者

五月四號那天，美軍第一百另三步兵師團奉令開到「旅店橋」那個市鎮去。到了這個目的地之後，這一班健兒們的心地本來都覺得很安適了。因為他們很知道所在地的德國軍隊大抵是準備投降了。而且整個歐洲的戰事，理論上是已經過去了。

那知道生意經却送上門來了。原來就在這一個「旅店橋」市鎮，有一個傢伙乘着一輛自由車出現了。他是一個很瘦削而又很疲倦的平民。他故意的令人把他捉到了師團的總部裏。在這裏面，他自述是一個芝加哥斯拉的政治犯。他的名字叫做齊柯維。他是從伊太城堡裏逃亡出來的。騎了自由車，曾經趕了四十多里的路程。沿途他遇着過排山倒海，不住撤退的德軍——特別隊。他帶着一封機密的信件。不過，並沒遭遇他們的檢查，因此仍然帶在身邊——這一封機密信件的大意是這樣：「在伊太城堡裏，有十四位要人被囚着。這裏頭有法國的政治家和將領，貴婦人和其他的人物

。他們有大批的箱子和行李。這座城堡是在維格爾的東面八公里。」

名單上，發現我們所熟識的幾位要人；達賴第和萊諾（兩位法國的前任首相），甘茂林將軍（前法軍總司令），嘉里歐夫人（戴高樂將軍的妹妹）和她的丈夫，小克里滿沙（前法國政治家的兒子），魏剛將軍和他的太太。

有種種理由，他們認為這一班人物都是值得營救出來的。師團總部的當局因此對於這一位帶信的齊柯維便開始發問。

「怎樣可以逃出來呢？」

「司令吩咐我走出來的呢。」

「什麼司令呢？德軍的司令嗎？」

「是的，德軍的司令。他把這幾位戰俘的看管和保障他們的安全當作他自己的責任。他很擔心着德軍的特別隊會將他們害死了。因此他特許我逃亡出來，設法請美軍早日趕到那裏去。」

這是很合乎情理的，以前也有過。因為一個担任看管政治犯的司令，當他

明瞭了他的命運是已經定了的時候，他使會投機取巧，幹一點有利於盟軍的事情，目的就是想減輕他自己的罪過。

因此第二天早上，這一個第一百另三師團就組織了一個特務隊。我以便以記者的資格隨同出發。我們帶領的是四輛坦克戰鬥車和幾輛吉普車。內中有一輛是載滿兵士，準備應付那些還沒有知道已經休戰的德軍特別隊。此外還有一輛空車子，預備搭載那一批將要被解放的人物和他們的行李等等。

在路上我們遭遇着不少的波蘭人，捷克人，法國人，和其他剛剛做過奴隸或俘虜的俄國人。這一些人真像已死的野草，經過了解放性的春風的吹拂，便都從新活躍起來，面上都是露着重睹光明的生氣，氣候是很溫暖。沿途的風景都很值得人們的欣賞。我們朝着維哥爾前進的行程因此是很舒適。但是到了某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又得着些密告說，再前面一些的山路上，潛伏着些德軍特別隊。在山路上的四週，的確會有這種可能。他們的任務是做德軍的後衛。

這是很值得商榷的情勢。因為，營救別人當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但也須要顧慮到我們自身的安全。尤其是在這一個和平已經宣佈的時候，萬一因了

這一回事而犧牲性命，似乎有點很不得吧。

剛在這一時候，在我們的前面，大約是一百碼左右，便落下了一個巨彈，發生猛烈的爆炸和一股黑烟。坦克車等便馬上駛向樹林裏面隱匿起來。運輸車上的兵士們也急促地逃到壕溝裏，觀察那砲火的來源。同時我們又設法用無線電知總部通起話來，報告一切。在這一種場合，我們大家都很了解，倘然沒有別一個特務隊的幫助，我們是不能夠很安全地到達那一座伊太城堡了。

現在，我們且敘述一下，那城堡裏最近所發生的事情。

有一個叫做偉達的德軍將特別隊司令，現在已經逃到那城堡裏去。他是戰犯之一。他手上殺害過不少人命。因此千千萬萬的人，一見了他，就會發生無限的憎恨。城堡的看管人，維瑪，一見了他心，是恐怖起來了。這一位司令當晚所住的房間，恰巧是在雷納的隔壁。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們聽見了兩擲的槍聲。事後發覺有一個人的胸部中了一槍，腦袋裏也中了一槍。原來這一位殺人如麻的劊子手，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原因，竟自殺了。大約胸部的一鎗，不夠結果他自己的性命，所以才又放了第二鎗。

於是偉達的特別隊們便整天忙着想把他的屍首掩埋了。城堡的橋頭外，本來是有一個公共的墓地。但是伊太市的教士却不肯答應把特別隊的死人葬在他們的聖地。同時城堡裏的梯道又是很狹窄的，棺材也沒有法子可以搬得進去。因此他們便把偉達的雙腳拖住了，顛倒地，拉了出來。用被單包裹了。很傷心地，在山邊掘了一個坑，草草地把他們的首領埋葬了。後來，聽見美軍將要來到了，這一班羣龍無首的隊伍便也馬上拔營逃走，向着更遠的亞爾卑斯山上逃去了。

這城堡的看管人維瑪，在接獲了消息，知道我們祇差二十英里便可到了之後，便感覺着他的任務是已經完了，便收拾行李，帶着他的太太，坐着汽車也逃走了。他所遺留下祇是六個衛兵，準備投降。他們的心裏是存着一種希望，美軍到達的時候，被他們所看管的囚犯或許會感激起來，因而會他們說些有利的好話。

維瑪除了特許囚徒們設法送信給美軍之外，他還幹下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他在臨走的時候，還在城堡的附近找着了他的朋友。這是一個年青的人，曾經做過德軍特別隊的隊長，現在已經解了職，重返家園也沒有多少時候。維

瑪托他細心照料這個城堡裏的重要人物，就爲了這一種古怪的因緣，所以後來當美軍進佔了這個城堡之後，和城堡外面的德軍特別隊抗戰之時，城堡的裏面却會也有一個德軍的特別隊的隊長和美軍并肩作戰。這一位青年所以突然地加入了美軍的集團當然是爲了他自己的未來的幸運。果然的，在這個故事的收場的時候，他便東奔西走，拚命地請求那幾個法國的政治家和將軍們，簽給他一張證明書，說明他曾經很勇敢地參加美軍這一回的對外的掙扎（這些當然都是後話）。

現在又要敘述到另一方面了。因爲又有一點很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原來美軍的第三十六步兵師團，剛在這個時候，正從北部開向我們這一頭來。他們並不是爲了什麼情報來解救這一班被俘的人們，祇不過是奉命要肅清這一種地區。他們有一列的坦克車，沿途收集戰俘。方法也是簡單得很。他們不過是沿途把休戰的消息通告給那些已無鬥志的德軍。因此便收集了好幾百人。

當他們的李隊長到達了維格爾鎮的時候，奧大地亞的帝國者早已將維格爾肅清了。納粹黨人早就逃走了。但李隊長長的隊伍距離伊太城堡還有八公里。對於這座城堡，在以前他是從沒有聽見過

，當他知道那里面有些重要人物被困着的時候，他便留了一輛戰車在維格爾做後衛，再趁着一架坦克並且帶了一些步兵向着伊太前進。他們並沒有遭遇什麼抵抗，便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一座神話裏面所描寫過的十二世紀式的古堡便出現於他們的目前。

李隊長的坦克停在那座古堡的橋頭上的時候，笨重的城門馬上就開啓了。一班很興奮而又極其快活的，外表不凡，年紀也很老了的幾個男人使用法語和一些片斷的英語向着李隊長傾吐他們的感謝。這一位隊長，並不像我們一樣，接到過什麼詳細的名單，因此見了這一班重要的人物真有點了不可當驚訝。這些囚徒都是從毀滅的關口得慶更生，於是便和李隊長狂歡痛飲起來。

那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他們又都被鎗聲所驚醒了。有人在堡外向着他們射擊了。李隊長向着窗口外眺望，發覺他的坦克已經中了兩彈。看守那輛坦克的軍曹，雖然是逃生了，但那輛車子却着火了，死了。炮彈的攻勢經已越來越急了。

李隊長即刻招集了那幾個昨晚已經投降的德國衛兵，壓迫他們來解釋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結果發覺他們裏面有一個經已逃走了。大若投降了之後，他

忽然又後悔起來，因此他便和外面的德軍特別隊取得接觸，而且把坦克所停留的準確地位告密了，因此在遠遠的所在，也會把那坦克擊毀了。此外他一定經已將堡裏兵力單薄的情形都報告清楚了。

四方八面都受了火藥的攻擊。機關鎗的彈子，襲擊者的彈子，從樹林裏飛過來。至少還有兩尊大炮正在發揮它們的威力。大戰可算是終止了，但是李隊長却依然處在他還沒有碰着過的熱烈的炮火中。照理救兵是將就要應該會來的。他還有一輛留做後衛的坦克停在維格爾鎮。但是他必須盡力抵抗來支持着。他把身邊的人力估計一下。在他的手下，他有一個法軍的總司令，還有一個法軍的最高將領。但都過了戰鬥的高齡。還有一個網球錦標賽的勝利者，此外還有約莫二十個德國人，可靠與否甚成疑問。到底算來，最結實的，祇有他自己帶來的幾個花旗兵。軍火呢，真是少得可憐。然而李隊長却把他們部下分配妥當。

這是一個溫暖的早晨，天氣晴朗。炮火是時斷時續。在這種場合，甘茂林將軍却是處之淡焉，仍然在房子外面的空地照常散步。突然地，他所住的房子恰好地被炮彈所炸毀了。這一位老人家，真是無限的幸運，險些兒便喪了性

命！

現在且接下去談一談我們這一方面的

的事。我們在進行之中，途中會碰着過德國特別隊的襲擊，上面經已說過了。現在却又接到了當地的美軍的通知，我們的進展經已超過第一百另三師團所可以警戒的範圍。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夠帶領着特務的兵力，侵入別一師團所警戒的範圍。我們是伊太城堡的解放之原計劃者，到了這一個關頭，當然不願意把這一種任務半途放棄了。折衷的辦法，我們祇有幾個人趁了兩輛吉普車繼續向着目的地前進。

到了維格爾鎮之後，我們便遇着李隊長的后衛坦克。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方才知悉，李隊長是在無意之中，已經先我們而到達了伊太城堡。現在呢，却被德軍特別隊所包圍了。這些特別隊的人數大約是兩百個人。因為退路都被切斷了，所以很有點像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樣子，實行自我犧牲的政策，準備極力的進攻，和那座城堡裏面的人，同歸於盡。

從望遠鏡裏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那一座城堡和那正冒着濃厚黑烟的，正在焚燒着的坦克。炮火呢，仍舊不住地在城堡的附近降落。

我們的格萊瑪少佐便設法和李隊長接通了電話。但是談不到了幾句話，我們經已聽到振耳的巨大爆炸，電話馬上便中斷了。

在這個當兒，我們又接着新的情報，同我們一起來的法國報館的攝影記者跑來了，報告我們說，說我們的北部經已有一隊美軍開來，有着不少的坦克和步兵。

這一隊人馬，所執行的命令，却祇是要與第一百另三師團取得連絡。關於解放伊太城堡這一回事，他們是根本沒有知道。因此人馬雖然來到了，但是因為沒有命令，他們是不能參加這一個任務的。

於是我們便趁了吉普車，朝北又趕了六英里的路程，終於把這一隊人馬的主管長官找着了。經過了詳細的說明之後，他立刻下了一道手諭，通令他的手下，和我們合作起來。

又在這一個時候，城堡方面的情勢已經愈趨愈嚴重了。襲擊者經已更前進了。堡壘經已在步鎗的射程之內了。李隊長便不得不沉着應戰，因為他們的火藥經已越用越少了。李隊長和一位投降的德國軍官正在瞭望救兵到底有沒有來的時候，突然地，這一個站在瞭望崗上的德國軍官恰好地在頭上中了一顆彈子

，便死了。

後來，城堡裏的火藥終於竭絕了。他們等候着敵人的隨時的衝進。外面的事情，他們一點都不知道，因此在這萬急的時候，那位網球名家便決意冒險出去，設法請求救兵。

甘茂林，魏剛和李隊長舉行軍事會議之後，便准許他的自動的請求。他便扮了農人，經了種種困難，終於和我們接觸了。

我們這一大混合隊伍終於把那些德軍特別隊圍住了。解決了。城堡裏的重要人物於獲得最後的安全和解放。相見之下，我們的歡愉，當然是無限了。

（續自「一個傘兵的故事」第十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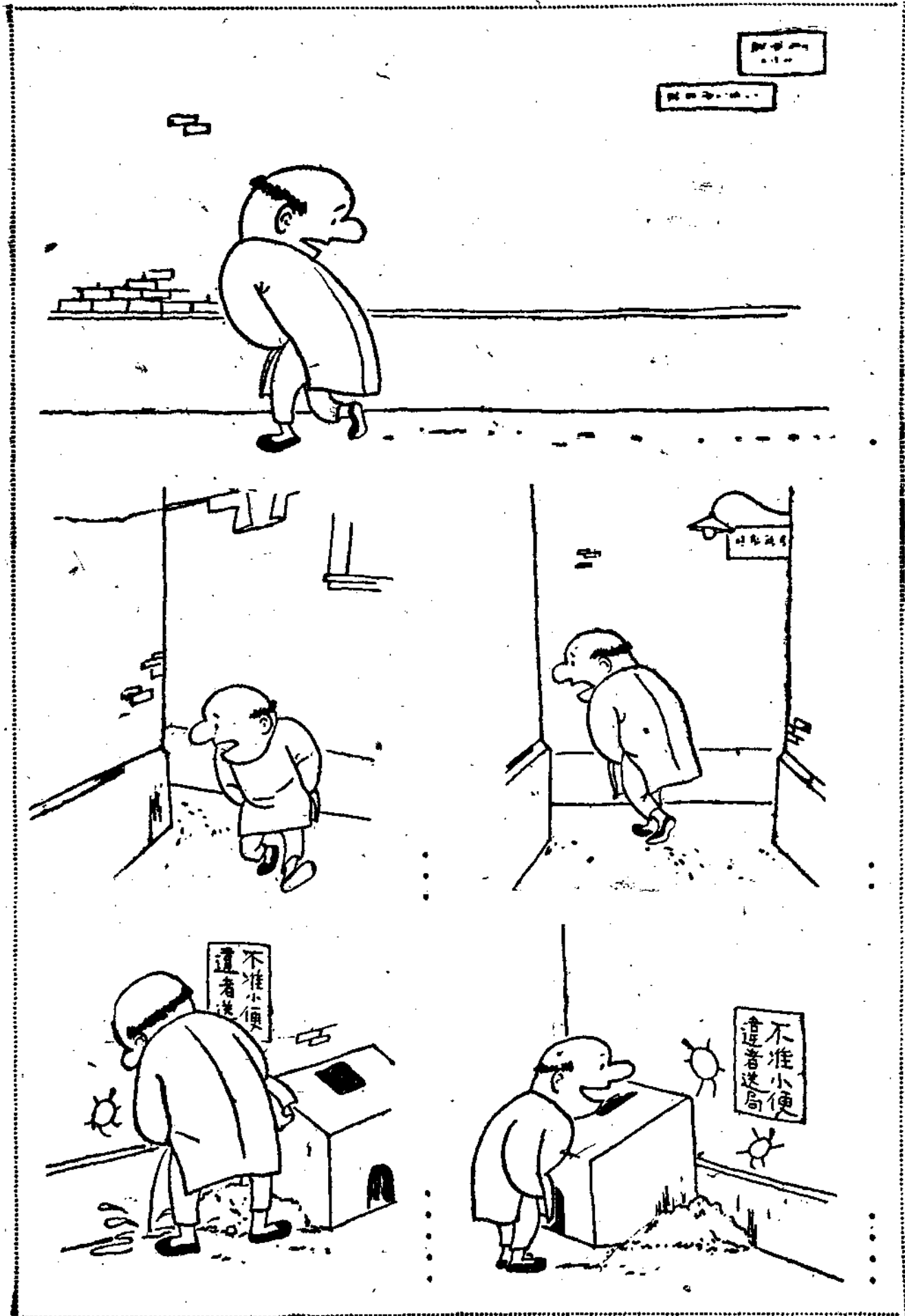
他說：「這個年輕的傘兵有一股絕望的勇氣。在一個籠子中，他看見，而且抓住唯一出去的路。一個勇敢，能幹的傢伙。但是這個女人，有一種堅毅不屈的勇氣，它使你永遠不氣餒。她是一個幸運的女人。」

「幸運？」我以一種驚異的眼光望他。

「是的，幸運，」這位將軍重覆地說：「她知道她所相信的。」

· 作 甯 封 ·

力 效 的 示 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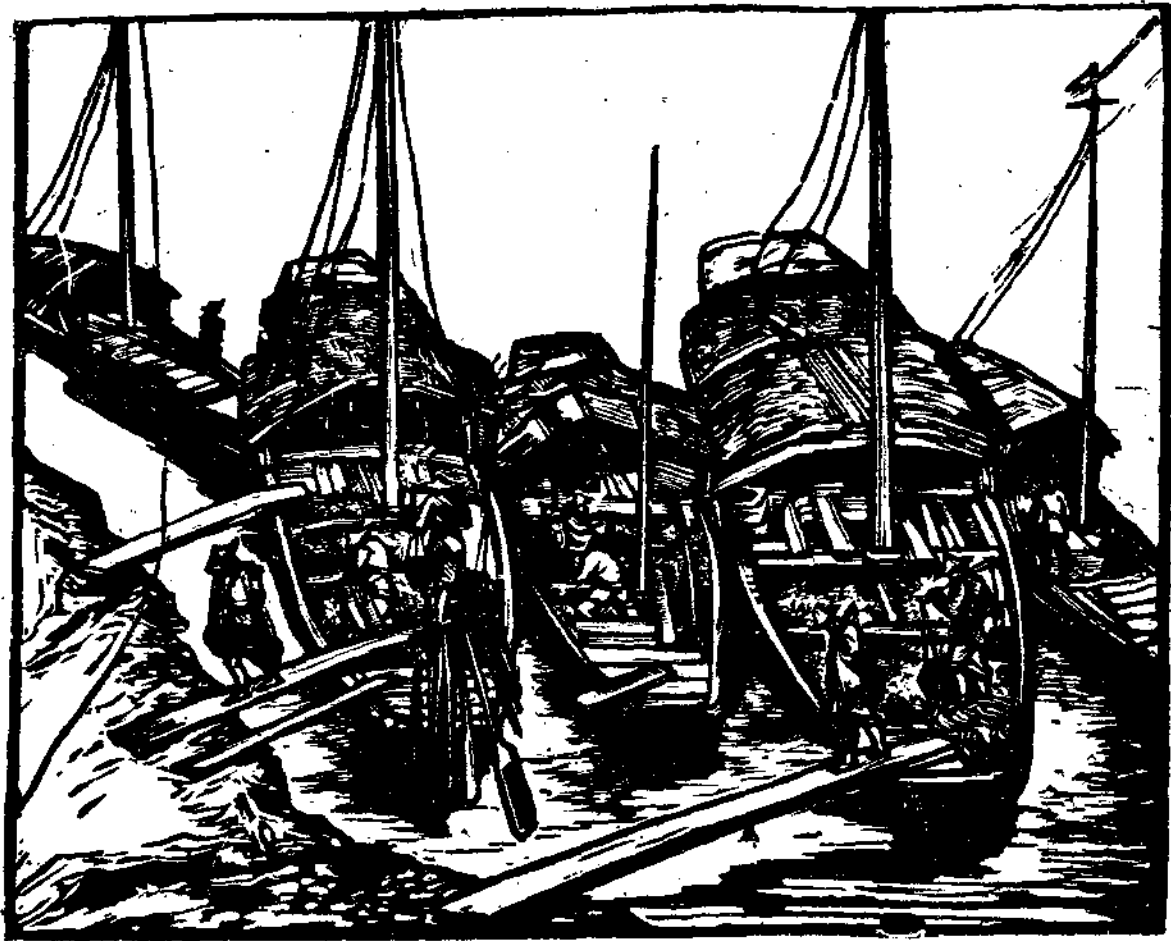


(光風慶重)前以水停要佈直營



作琦王 家畫刻木之名著都陪

刻 木



上江陵嘉



作琦王

市柴



作琦王

站車馬

美國力助中國工業化

中國亦能助美人 伍特公

下文譯自八月份美國『讀者文摘』，著者為納爾遜遜氏，曾充美國軍事生產局主席，一九四四年曾充美政府特派員，來華考察工業。

中國已成四大強國之一了。這不但影響亞洲命運，和牠的將來狀況，並且和我們在美國自己的生活，也有極大的關係。

日本一旦被敗，目前在東方的偉大組織力，將被剷除。在前受日人貿易控制而有居民十二萬萬的區域中，將留出一個商業『真空』。這個真空，必須由中國的實業來填補，否則將有騷亂接着發生，而引起失業和缺乏物品的恐慌。

中國人是很靈敏的民族，確知他們非成強有力的工業國，便不能成偉大的強國。所以他們心心念念求成一強有力的工業國。他們所缺乏的天然利源，可以用人力和志向來彌補這缺憾。他們極願得我們的幫助，正像我們在南北戰爭後，興辦一切工業，需英國的資本一樣。但他們並不需我們的賑濟，且不要得到這個恩惠。賑濟和帝國主義，常常攜手而行的，我們若被人認為懷有帝國主義的意念，那是最有害於戰後彼此邦交的。我們願意幫助中國，因為這是一種明達而合於事業的政策。

我們不應以慈善家自居，我們希望作穩固有利的事業投資。中國有足供許多年需用的煤礦，前被日本佔據的東三省內的鐵礦，以及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她所產的錫量，佔世界的首位，錫量佔第二位，精鍊錫佔第四位。並有大量水銀，錳也足數自己的用途。只可惜幾乎沒有發現過石油，而銅也不多。

我在澈底研察後，覺得中國在廉價的紡織品貿易中能够代日人的地位。這是亞洲最大需要之一，因為這是供應每日賺錢不足四分（美幣）的十萬萬人民的需求事業。中國富於技術的能幹，在戰爭以前，紡織工業已在漸漸發達之中。她是世界上第四個最大產棉國，她有五百萬紡錠。（日人所有的幾佔半數）即在日軍由海濱擊走華軍時，許多紗廠已移到內地，照常工作着。中國人身臨危急存亡之秋，仍能維持這些和其他工廠，可見她的無量富源大足使她由農業國轉為工業國。中國一切設計，最大是揚子江築壩事業。中國地理的中心

點宜昌城附近有絕壁懸崖緊束着長江的水流，這是一個理想上最美的築壩地點。若置備水閘，由東海達重慶長約一千五百哩的江流，可以通航無阻。有了水壩，遇到氣候亢旱時，農田可資以得水灌溉。更重要的是數百年來揚子江下游不時有大水為患，從此便可以制止而獲安寧。美國開墾事務總工程師薩凡巨博士，許多人認他在水利工程師中是世界泰斗。他曾說過，揚子江上游山峽地帶能與世界上最大的水利發展。築成水壩以後，每年能發出一萬萬零五十萬的水力，這數倍於美國現在產生水力的四大河流所產的總量。充分力量的計畫或須數十年才能完成。最先產力的單位可以供給工業初步之用，然後單位將隨着工業發達逐漸增多。築造水壩，中國人將自己經營這個事業。水利單位所用的經費，能隨着計畫的進步清償。

薩凡巨博士估計全部計畫能用十萬萬美元的經費告成。至於裝備和機務的費用，可由中政府向美政府商訂一筆借款，便够應用。在一個逐步發展的設計下，美國最巨的投資，不需巨數，中政府自然要供給經費的一部分。揚子江上游山峽地帶的水壩將促成五金工業——鋼、鐵、鋁、錫、鎳的建立；且能供給鐵路電氣化的電力；並能創興氮質肥料的出產工業。中國是世界上的主要農業國，（百分之八五）農田面積小只一二英畝的居甚多數。廉價肥料的豐富供給，是有極大利益的。

中國並且是精於手藝的國家。戰爭以前，日本的玩具瑣物廣銷在美國市場中，每件售價似乎很為微小，但總積起來，却是一種大買賣。中國人大可安然奪得這項買賣的大部分，因為他們跟日人同樣靈敏，而在式樣的美觀和巧妙上却遠勝日人。在我的理想中，中國新工業興辦的經費，和成立的經營，應由中美人均佔其部分。蔣委員長和其他中國領袖，我（著者自稱）會和他們談過這事，都贊同這樣的一個計畫。在開始時，美方資本不妨佔百分之六〇或七〇。過了一個時期，假定是

十年，美方的利益得由華方購回一部分，以期各種產業最後全歸華方管理。這樣可以克服一切借債國所抱他們將因借債墮入債權者掌握的恐慌。

現在有許多專家堅主在戰爭之後，我們必需要加倍國家的收入，以便我們的一切便利和利源可以充分利用。顯然地，我們僅由內部擴張貿易，那便不能達此地步，我們還應需大規模的輸出，我們現在工業的大部分集中在主要物品，機器、生產的推飽、車頭、機械的工具引擎、鐵路裝備。我們必須覺得推銷這些物品的國外市場。因為國內市場現在已告充塞，有些已經工業化的國家因為國內的工業的裝備燬於砲火，將向我們購買新的應用，但這不過能減去商業疲滯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必須把這些物品輸往現在貧乏而且急求工業化的各國。

有人會問：『我們幫助一個國家工業化，將來她竟成了工業敵對國，那豈不是自貽伊戚嗎？』但加拿大的歷史足以證明這一理論的虛妄。加拿大雖已工業化，我們和她的貿易，逐步高躍。一九一五年美國對加輸出共值美金四五五·四四六·〇〇〇元到了一九四〇年已高至七四四·二三一·一五六元。加拿大的居民不滿一千二百萬人，美國賣給他們的物品，總值幾等於賣給在拉丁美利堅的一萬二千萬居民的數額。總之，加拿大的經濟發展已達更大的生產，更高的收入，更高的購買力。貿易不常是雙路的問題，有時是三路的。我們談到中國和美國，不能計及僅僅交易貨品，因為我們供給中國的機器，想換回中國的原料，這不是常常可能的。可是中國能把紡織品賣給馬來亞，馬來亞能供給橡皮給我們，而用如此得來的美元付給中國。我們於是能把我們的若干主要裝備賣給中國，而收回美元。這種方法實際可使我們用機器換得橡皮。

中國工業化，不是中國的單獨問題；這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因為我們也要在戰後的世界生活着呀。



一個傘兵的故事

沈毓剛

在美國某一次軍隊午餐席上，那裏誰都不認識誰；我坐在第一百零一空師團的一個傘兵旁邊，他們都是巴斯頓的英雄。這一位傘兵約有二十歲；像多數的傘兵一樣，比普通的美國兵士較瘦小，但肩部很闊，顯然是一個強韌勇敢的兵士。他的胸部前裝飾着很多的戰績飾帶，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將字階級以下的軍人有這樣多的飾帶。起初他有一點怕難為情，話不大多。過了一會兒，他不再拘束了，而且告訴了我一個真實的故事。下面就事：

在進攻法國及前二十四小時，特選的兵士在諾曼第降落，這個年輕人也在其中。不幸他降落的方離指定的區域差好幾里。這時天還沒有亮。他已經找不到出發之前仔細講述過的界牌目標。一個同志的影子也看不見。他吹着尖銳的警笛，這是在地上集合的信號。沒有其他警笛的響聲。經過了幾分鐘的不安定晨光，他又吹起了警笛，沒有一個人來。這時他知道他的計劃錯了，他是孤獨的完安保圍在敵人控制的區域內。

他感覺到必須立刻躲藏起來。他降落的地方，靠近一座幹淨美麗園子的石牆。在灰色的晨曦中，他望見不遠的地方有一座小小的紅屋頂農舍。住在那裏的人，到底是親聯軍的還是親德的他不知道，但這是他可以嘗試的一個機會。他跑向那座屋子，溫習着他學過的，預備在緊急時候應用的，幾句法語。

回答他的敲門聲，一個年約三十歲的法國婦人——「她並不美麗，也不大笑，但有一種溫和堅定的眼光」——打開了門。她剛從一個大廚房爐子邊走過來，正在燒早餐。她的丈夫和三個小孩子，從餐桌上以奇異的眼光望着我。——「打開這個傘兵說：『我是一個美國兵，你們肯把我藏起來嗎？』」

「當然可以，」這個法國女人說，把我拉了進去。

「快，趕快，」那個女人的丈夫說。他把這個美國兵推進火爐傍一個大木廚中，把廚門關起來。

幾分鐘之後，六個德國衝鋒隊趕了來。他們看見這個傘兵降下來。這是附近的唯一房子。他們澈底迅速地搜查這所房子。差不多是頃刻之間，就發現了這個傘兵，把他拉出來。

這個法國農民，他所犯的罪僅是藏匿這個傘兵，並不予以審問。不依照規律，也沒有告別。被拉出廚房的時候，他想喊他的妻子，但是一個衝鋒隊員猛擊他的嘴部，他的話語消失了。德國人把他拉到農場中，立刻打死了。他的妻子嗚咽着，一個小孩子厲聲地叫了起來！

衝鋒隊員是知道怎樣對付一個膽敢藏匿敵人的法國平民的。對於怎樣處置這個俘虜，他們顯然是有過一番爭論。爲了一權宜之計，他們把他推進農場中的一間小棚中，把門鎖了起來。

棚屋的後面是一扇小窗，農場的邊緣是森林。這個傘兵從窗口中鑽出去，向森林跑過去。

德國人聽見他跑。他們衝到棚屋，追蹤着他開鎗。子彈沒有擊中他。但是照這時的情形看起來，逃跑似乎已是不能的了。他還沒有跑進森林——精細栽培照顧的法國森林和矮叢林——已經聽見追蹤者四面包圍過來，相互喊應着。他們分散開來。他們有系統的搜索着，聲音從四面八方傳過來。他們捕獲到他，已僅是時間問題了。他毫無倖脫的機會。

是的，還有一個最後的機會。這個傘兵鼓起了勇氣，接受這次冒險。重覆他來時的腳跡，一棵樹又一棵樹，他離開了森林，又逃回曠野。他跑過棚房，穿過農場，被謀害的法國農民的屍體還躺在那兒。這個美國兵又站在那所農舍前，敲廚房的門。

這個女人很快地走來。她的臉是灰白的，她的眼睛充滿了淚珠。差不多有一秒鐘，他們面對面地站着。她不向她丈夫的屍體看，她現在連碰還不敢碰。她直向這個年輕的美國人望着，他的到來使她成爲寡婦，使她的孩子變爲孤兒。

他說：「你肯藏我嗎？」

「是的，當然。快！」

毫不猶疑地，她又把他藏到大碗碟櫥中。他在那個櫥子裏藏了三天。這個農夫的葬儀舉行的時候，他在那裏。三天之後，諾曼底的那一部份自由了，他又參加到他的師團一起。

衝鋒隊員始終沒有再回到那所農舍中。他們沒想到再搜查那所房子，因爲他們不了解他們所對付的這個民族。他們不了解人類能够抵達這種程度。兩種勇氣擊敗了他們——一種是美國兵的勇氣，他使他們意想不到，還有一種是那位法國寡婦的勇氣，她毫無猶疑地給他第二次機會。

我被這個真實故事中的兩個人物所迷住了。我常常想到他們。我把這個故事向法國和義大利的美國兵說了許多次。但是我缺乏詞令。我永遠沒有能够充分地表達我對這兩個了不起人物的思想。直到歐洲勝利日以後，我準備返國的時候，遇到了一位空軍將官，他把我所感覺到的正確地表達出來。

(接第十頁)

來自密蘇里州的人

哈雷·愛司·杜魯門

約翰根塞原著·陳中繩譯

除了對杜魯門表示敬崇這一點兒外，差不多事事都採取相對意見的兩個參議員，在今年孟春告訴我，假如他做了總統，他一定會選一個和歷史上其他內閣同樣能幹的內閣。杜魯門最有價值的特質，就是他選賢與能的手腕，起用了以後，還要支持他們。他最大的資產是知其不知，他最大的修養是謙和為懷，正如與杜氏有許多與上相像的，艾森豪將軍一樣，杜魯門是一個無瑕的委員會主席。他傾聽說話，採納勸苦，把各種不同的見解融

會貫通，給每一個人有均等的發言機會，誰需要勇氣的，他就鼓勵他，在必要的時候，他能斷然取決。

哈雷·杜魯門的許多莫逆之交中，有一位名叫彭諾佛的，是顯赫的華盛頓郵報國際版主筆，在今年三月舉行了一個晚宴派對。因為當時的副總統杜魯門要到，所以就按照了預擬的計劃，在每一桌上都放好坐位表。最先到的是杜魯門，他對這種形式毫不注意，他是盡他可能地那麼自然，那麼安詳，而又毫無高傲之氣，他是那麼活潑而又熱忱，他不過

是普通客人中間的一份子吧了。我對他的興趣可越來愈濃了。我所得到的印象也許保全說是光明的灰黯。服裝和頭髮是整潔，灰黯，灰色鏡架的眼鏡把他灰褐的眸子增大了不少。但不灰黯的却是他的心地，他談善說，他的儀態是和善、機警，富於廣博流利的趣味，和玩弄的、體創作。最令人注意的就是無論什麼話都是合乎人心之常。他的嗓子可稱中庸，非常堅定而沒有密蘇里人的鼻音，他的談風是機警而均衡。他講得快而簡，你要一語不遺，就得用心地聽他。我問他

首次碰見羅斯福是什麼時候。「這還是在一九二九年我在密蘇里州法官的時候，那時候羅斯福是紐約市長，我一見就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了，」停了一會又說：「直到今天我還是這樣想」杜魯門先生自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四年止在參議院服務，在九十六名參議員中他漸漸變成最得人心的一個了。這兒有一個故事：當他接任為副總統的一天，同僚走進到他寫字間的不下四十餘人。活像一個周末的家所團聚。杜魯門的前任華萊斯說得一點不差：在他的四年任內，從

來沒有過這樣熱烈的受歡迎。當然了，華萊斯沒有當過參議員，自然不好算是「入幕之賓」了。

以下是在杜魯門先生未任總統前，幾個參議員對他的批評：

紐墨西哥的霍去氏：「他擁有人類可能有的最佳資財——勇氣。他愛辨別是非，當他認為什麼是時，可什麼也阻擋他不了。」

烏他的湯馬士氏：「他用人得宜，其四海一家的思想才為可貴。而且他對於政府道德有適當的認識。」

明九蘇他的鮑爾氏：「一個有為的團體領袖」

西佛琴尼亞的季戈氏：「哈雷杜魯門的祕密是他代表當局的能力，組織委員會的才幹和支持部下的毅力。」

福祿立過的班伯氏：「合乎人情是他最大的資產，他有事必做」

這位新總統的知友某君說：「無論什麼事只要他答應做

，他就做得好。今日的他和他做州法官時候的他沒有什麼兩樣，他最討厭擺架子」還有一件是也不能忘掉的：當他是參議員的時候，展覽雜誌的華盛頓訪員會把杜魯門列為華府十大巨頭之一。

這位新總統的主要消遣——假如他現在還有空的話——該是音樂了。他從小就學會了鋼琴，并且彈得非常好，雖然他自謙地說是「亂彈」。

他所愛的是曉邦和其他古典音樂，他最喜歡在他二十一歲的女兒歌唱時，用鋼琴伴奏，杜先生也愛閱讀。當他是兒童的時候就在故鄉的公立圖書館

的時時就在故鄉的公立圖書館的時時就在故鄉的公立圖書館的時時就在故鄉的公立圖書館

說：「一位意志堅定，年邁九十有二的老太太——她給他在十二歲那年讀的一本書男女名人傳，給杜氏的影響最大。它使他知道人與政府的關係，政治領袖是怎樣造成的，雖然他當

時並沒有這種野心。杜總統在一八八四年生於密蘇里的農鄉，他是蘇格蘭而帶有愛爾蘭血統的後裔，還混着點兒法蘭西的分兒。他的祖母在一八四〇年左右由康得開移至美國西部。他在一個主日學校里碰到了他的太太蓓蓓華拉斯，那時她僅有五歲。他說從此以後他就戀愛着她了。有一件事，在教育普及的今日可認為是很特別的，美國現任總統竟沒有進過大學！理由非常充分，他的家庭太窮了，他一定要養家活命。離開高中以後的十年中，他在「什麼都種的」六百畝農田裏工作，他說這九年是他生命中的黃金時代。之後他在藥舖子裏，小銀行裏都做過事，在首次歐戰中，他在法國戰區中當一名砲兵隊長，杜總統從來沒有過多大的錢。他到華盛頓的時候，一身是債，此後他依薪金為生，連一分錢也都還清了。

杜魯門在孩童時代不好遊戲，因為他眼光不大好。他笑着轉開話題說：「所以他們都

舉我做公正人」他有一個眼球是平坦的。但一帶起眼鏡這位行政元首却看，絲毫不苟。他的健康在大體上說起來，還算好。杜總統習於早起工作。他的執行秘書康乃來跟我說：「幾年來我催主人上公事房，只有過一次」。杜先生的手頭案件累累，非晚上閱畢不可，所以他每天都能應付裕如。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杜先生會到馬歇爾將軍那邊去問，他該怎樣才能入伍。杜魯門還想嘗嘗穿制服的滋味呢！但結果馬歇爾告訴他：「議員先生，你是五十五歲的人兒了，還

是一個年青人的戰事，我們不能用你」雖然，馮氏對於他的態度也非常瞭解，杜氏對馬歇爾的觀點頗為尊重，但他畢竟不大好過，他憎惡他已經年老得無補於事，在一九四〇年冬，美國正在建造陸軍營房，他就到各營房去周遊了一次，他在自己的車內旅行，化自己的錢，所經之地歷三萬英里，在密蘇里他以受委人的姿態，改進道路，共計所費約六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美元——這是美國修得最好的道路了，他對於包工建築知道得很多。而他所見過的工程，多不能樂他的意，因之杜魯門就發表了一篇輕易不發表的參議院演說，他介紹了一個決議，召集調查委員會。這個決議已獲得通過，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委員會就開始工作。按照估計，杜魯門的委員會，差不多要替政府省去二萬萬到三萬萬美元，救了好幾千條的性命，因為他默守定心，使戰事承擔不得有一絲苟且。

杜魯門先生井不要做副總統。他到芝加哥去參加一九四四年的總統選舉的時候，口袋裏納着一篇指名倍魚 (John F. Byner) 的演辭，這篇演辭，當他要想思慮得快，預備為自已受任而發表演說時，還在他的口袋裏！在人家指他為副總統前，他並沒有見到羅斯福要他就這個位置的信。他不愛離開參議院：「我喜歡做一個參議員，我要在參議院中渡過我的一生，但我一有了職

位，我也會試試看，做我的工作。」在總統選舉會開幕前一個月，杜氏曾和一個當記者的朋友談起過關於未來指名總統的事，杜氏說：「就是給我一百萬元我也不願意做合衆國的總統。」

羅斯福要杜魯門做副總統有一個最大的理由：羅氏想到，和約之簽訂，務須經參議員通過，美國要迎頭趕上世界新秩序，使戰爭的悲劇不致重在世界上演出。要達到這個目的，羅斯福認為唯有杜魯門才有裨益。假如有誰能在堅決反對之下，使和約安然通過，那除了杜魯門而外，不能作第二人想，因為杜魯門無論和那一黨那一派的參議員都打得火熱，杜魯門先生自從一進入官職，就堅決地贊成世界合作，他的國際觀念全得自他對歷史的回顧。他認為歷史上最大的政治試驗就是美國一七八七年的憲法會議，他希望憲法內的文義能於現代多少地反映到國際方面。

杜魯曼對於一九四三年二

白二黑的決議，使參議院通過國際合作一案，助力很多。白頓，白蘭，和黑起都是他自己委員會中的人，并且又是密友，當然很容易在杜氏麾下聚集。在早期商討的時候就主張「欲達此目的，先得實行兩權政治」的，便是杜魯門。他忠於人格，超然其間，他當任了副總統以後，立即就請新任參議員吃飯。杜氏把所有的白二黑黑的份子，都請為陪客，并且還邊涉外委員會主席湯康來列席。意思就是使白二黑有充分的機會，把鄧巴頓橡林會的情形告訴給新議員聽，於是杜魯門又用了私人勸告，使十六個新議員簽名擁護行政部的外交方針，支持總統。

我問杜魯門先生，他信仰最深的是什麼，他馬上就說：「山上佈道（按：乃聖經中的一部）——這不僅是宗教性的答案。」他就開始解釋了沒有一個人，社會或國家，可以越出中庸之道，推己及人的範圍你就看希特勒吧，他沒有半句誠心的話，所以他沒有容身之地。他似乎很消極地說：「人性天生，天生的強盜，許多人就對之沒有辦法，但是我們得把他救出來」。我又問他最愛什麼，他說毫無遲疑地說：「人民——為民服務。」於是又帶笑道：「也不想靠了報酬的名目發財，杜先生的政治哲學像是這樣的，政府的技术和科學，得以政策為準備，而政策又須自始至終依人類關係而斷，而所謂人類關係呢，又是以為民福利為最高原則，但杜氏講得最多的還是密蘇里，并且非常有勁。他在密蘇里地圖前站了一刻多鐘，演述它的地理，歷史，農業，振振有辭地。密蘇里——據它所產的遺位著名人物說——是合衆國中獨特的一州了，假如你把它用一離巴圍起來，它也足以自給。看上去美國的樞紐密蘇里不但是美國的心腹，而且是杜魯門的心腹呢。

摘譯自行將出版之約翰
根塞著之「美國內幕」

中國新軍的友人



魏德邁

譯自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Time”

東方瀾

從天津到柏林

中國的新軍——美國訓練，美國配備，美國支持的幕後，是一個冷靜的，有組織和戰略頭腦的，高大，機警的美國人，中國美軍司令，蔣委員長的多謀長魏德邁中將。他今年四十八歲，是戰場中最年輕的美國司令，也是一般美國人知道得最少的司令之一。但，他的全部過去生活，似乎是一個悠長的，有時是迂迴的過程。

魏德邁是生來當兵，在軍樂的氣氛中長大。他的祖父，

一位音樂大師，一八四〇年，從政治混亂的德國移民到美國，為聯邦軍隊組織了一個樂隊，行遍喬治亞州。他的父親魏德邁上尉，是美西戰爭時，美國陸軍樂隊的隊長。

年輕的魏德邁真正所愛的是陸軍。他在中學的時候，就決定進西點陸軍學校。一方面，他獲得素孚眾望的尼布拉斯卡政治家諾里斯的協助，一方面由於他的勤勉努力預備入學考試，魏德邁於一九一七年進入「西點」。十五個月之後，二十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匆促畢業，任陸軍少尉之職。

魏德邁少尉並不著名。一九二三年，他被派遣到菲律賓，在赴任的途中認識了達德愛比克小姐，結果這位小姐成爲了魏德邁太太。這是這次任命中最值得記憶的事。

五年之後，魏德邁中尉被派到駐天津的美軍第十五師中服役。這時，古老的中國正在年輕的蔣介石將軍領導下，逐漸地從革命的混亂，向現代國家的前途邁進。使這位美國軍官發生很大的興趣。他開始研究中文。但魏德邁沒有能够繼續在中國服役，一九三四年，他回到美國。

在例行的生活中，魏德邁的思想起了相當的變化。他從事研究經濟，外交，歷史和空軍的新概念。一個冷靜，嚴肅的頭腦開始專門注意在一些固定的問題上。當了十五年的中尉，魏德邁現在已是上尉了，從黎文華斯參謀學校畢業出來，他被選派到德國參謀學校，柏林著名的學校。

德國軍官好戰的頭腦給這位美國軍官的影響很深。他發現德威的軍官不及美國軍人那樣能適應環境。但是他們生活在戰爭的意識中，呼吸着戰爭，夢想着戰爭。他們把戰爭與和平都了解爲政治。

後來陸軍部從魏德邁處獲得關於了解希特勒，戈林，郭密爾及其他納粹的資料。他對於德國陸軍優秀人物和優秀武器的銳利意見非常有趣。只有一個人對這位上尉的戰略報告注意——麥歇爾代將，當時戰略計劃部的副參謀長。麥歇爾和這位德國來的軍校學生詳談過。當麥氏任參謀總長的時候，他記起了魏德邁。

魏德邁抗戰中國

一九四一，德軍挾西線勝利的餘威，席捲巴爾幹，深入的俄羅斯，魏德邁在戰略計劃部任職。他的職務是起草第一次的美國全部戰略計劃。珍珠港事件之後，他的估計成爲美國參戰的基本型式。直至一九四二年底，魏德邁是麥歇爾機密幕僚之一，全部戰略的一個重要人物。他變成一位將軍的將軍。他跟隨着麥歇爾將軍參與了一切重要會議，從卡薩布蘭加到德黑蘭。對於聯軍在地中海的戰略，及諾曼底登陸，他的貢獻甚大。

一九四三年東南亞洲司令部成立以後，蒙特巴頓爵士選魏德邁任美國助手。最初，東南亞洲司令部的職務，對於魏德邁似乎是一條絕路。突然地在一九四四年十月的一個早晨，他受到了一件密封的信，他被任爲中國戰場的美軍司令。魏德邁中將從華盛頓獲得的訓令是簡短的：幫助中國組織一支強大有力的隊伍。在重慶他遭遇到種種的困難，中國的不信任，美國的懊悔，戰爭的疲倦，政治的陰謀，差不多要崩潰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兩種珍貴的特點，高度的軍人統治與聯合作戰的才能。

魏德邁不斷地研究三百師中國兵士的戰敗，營養不良，配備落後的問題。當時的自由中國是在封鎖經濟內，每年生

產的鋼不過一百噸，運輸系統缺乏一條暢通有效的鐵路，配備着不到五千輛的舊式卡車。整個的前線差不多綿延一千五百英里長，兵士用的武器是國際雜牌槍。但不能被敵人克服的因素，是這支龐大的隊伍存在着，繼續戰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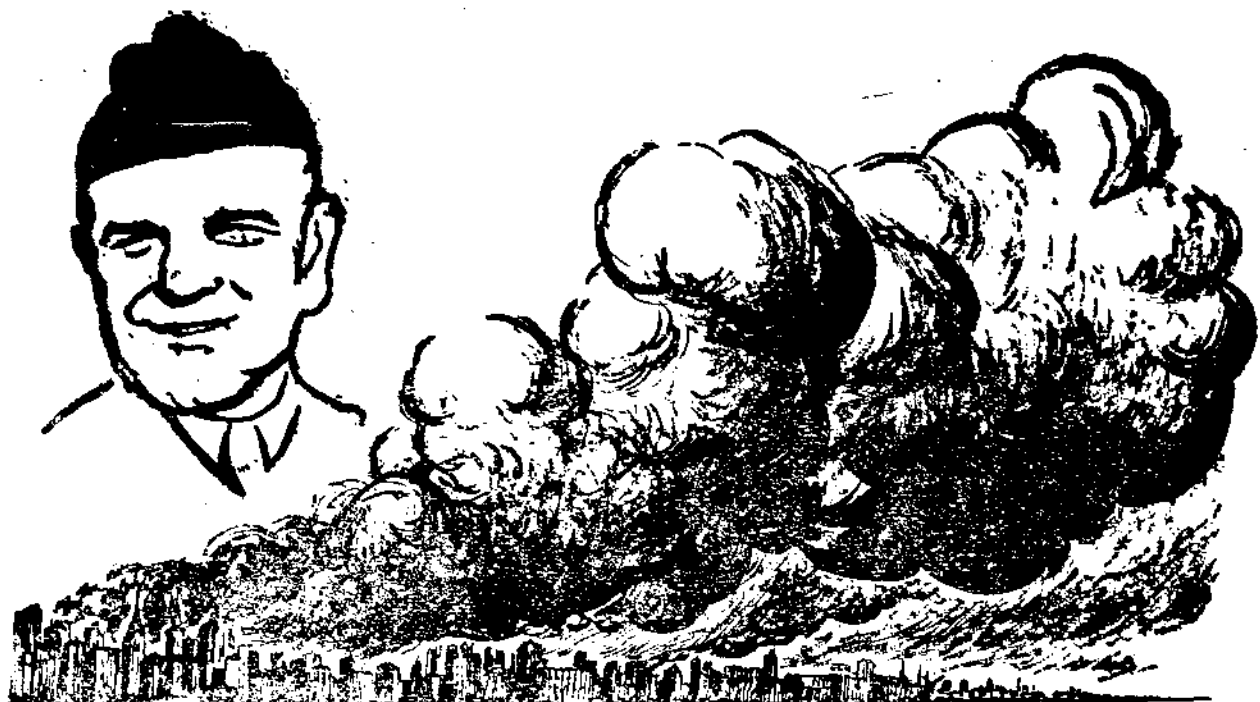
魏德邁開始計劃裁減軍隊。他指出，一個像中國這樣工業落後的國家，支持三百師的軍隊（美國支持的僅一百師左右）是不合理的。中國能幹的陸軍部長陳誠看到這點。在七個月之內，從龐大無政府狀態的中國軍隊中，產生一支精銳的中堅隊伍。

魏德邁的美軍——僅數千人，形成了中國新軍的神經組織。在中國唯一戰鬥的美軍陳納德少將領導的強大的第十四空軍隊。他們的合作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之後，在麥克魯少將領導下的美國地上部隊組成了，担任中國精銳新軍間的聯絡工作。

兩大民族的親密友誼

新的供戰部成立了。中美當局決定，那一類物資由空運，那一類物資經史迪威公路運入，那一類物資歸中國自己生產。這個戰時生產供應機構由美國協助，在翁文灝博士卓越領導下發揮了極大效率。正常的供應開始送到各處戰場上。

在中國方面，蔣委員長調整各方面軍的司令，改革徵兵方式。蔣委員長與魏德邁合作制定基本戰略，直接傳達給各方面的司令。在戰鬥上，中國軍官單獨負責。美國軍官予以密切的協助，美國人成立了獸醫隊，信號隊，運輸隊及參謀學校，訓練美國技術。在戰場上和司令部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兩大民族的親密友誼。（下文接第三十七頁）



第一次去轟炸東京的飛將軍

杜立特

任何飛行人員的第一方面便是愛護他的飛機。他須曉得飛機上的一切，性能怎樣，可以飛得多遠，多高，多快，在空中飛行時的舒適程度如何。杜立特在這一方面，是飛行員中的佼佼者。

自從美機首次空襲東京以來，杜立特的聲名已經蒙上一層神祕的色彩，一般人總以為他是一個蠻勇的人物，永遠具有一種熱狂和勇敢。

可是真正的杜立特並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其實是一個航空科學家，畢生效力於飛機的研究。他喜歡喝酒，健談，但是他所真正愛好的却是理論上的飛機。

他自從初次飛行起，便很關心飛機的性能問題，在加里福尼亞州的洛克威爾機場當學生的時候，曾經駕駛着一九一七年式柔弱無力的飛機試飛。他證明駕着一架教練機也能打一個

尾螺旋。同時他又在數千呎高的天空中爬到飛機的羅端上去，解決了人體重量壓在機翼上，是否將使飛機在空中失去平衡一項爭辯。他對於飛行科學的悟性很好，所以陸軍並不派他出去作戰，留他在國內當教官。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他曾經多次從事飛行，這似乎是表演，實際上却是從事研究。他的首次橫斷美國大陸飛行——由巴布羅灘到聖地牙哥——費時二十一小時十九分，陸軍部特頒予獎章，因為他證明航空隊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調到美國的任何部份去。當陸軍當局要研究驅逐機是否應該犧牲重量和強度以增加速度時，他又駕着飛機，從事驚人表演，以試驗各種理論。他是從事翻外筋斗和盲目降落的第一人，又會運用其驚人的意識力，從事人類支持力的試驗，直到差不多要失去知覺纔止，同時利用

特殊儀器從事記錄。

他的過人技術創造了許多記錄。他得到施奈德紀念品，麥凱紀念品，班第克斯紀念品，湯普遜紀念品。他在麻省工程學院經過兩年半的勤奮工作之後，得科學碩士和航空科學博士的學位。又因對於航空的卓越貢獻，得到法國的國際航空聯合會獎章。後來並當選為航空學會的會長。

一九三〇年他因為年紀太大，自航空隊退休，那時他是三十四歲。退休之後，他便就任殼牌油公司的技術顧問，協助發展高辛烷汽油的提煉工作。他常常駕駛着一架薛斯基飛機，利用自己所設計的一百多種儀器，來試驗汽油的品質。那時他自己也差不多成了一具儀器。有一次他駕着一架飛機在科羅拉多州的山脈地帶上空飛行，自己却在安靜地看書。有一位胆小的乘客喊：「我們在那裏呀？」他却毫不在意的說：「第一百六十二頁」。

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後，他放棄年薪一萬二千元金的職位，去拿一員少校的薪餉。

甚至在空襲東京時，他也從事科學的研究。在飛機飛向東京途中，他紀下二五式飛機上機件裝置動作情況，又走到機身後部去，拿着後艙的機關槍演習

了二十分鐘，然後回到中艙坐下，寫出幾點改進意見。

杜立特雖然喜歡飛機，自己却是一架機器。他的性格很豪放，臉上常帶笑容。他可以通曉粵語酒談笑，絕口不提飛行。

空襲東京之後，他親自寫信給所有出襲人員的妻子，而且是每一信的內容並不完全雷同。他又會親自和出襲人員的父母談話，並為在空襲中損失了衣服的飛行人員要求補償。他所幹的一種容

易招人妬忌的職業。但是一般人不妬忌杜立特的聲名和權威，其主要理由還是因為他是一個獻身於事業的人，對於航空事業有極大的貢獻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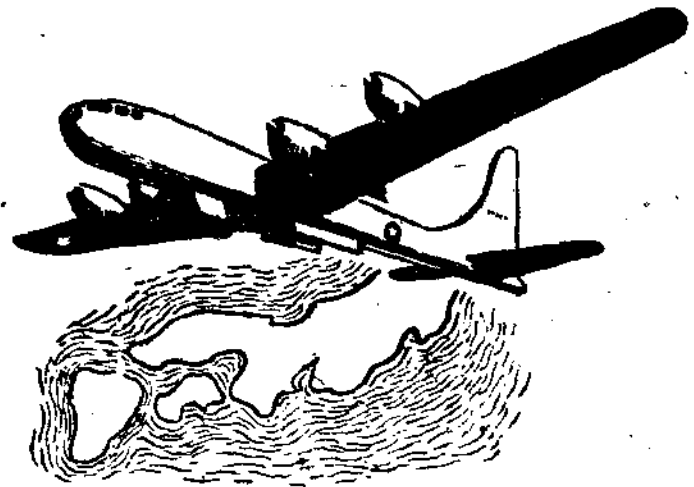
杜立特今年五十歲，轟炸東京以前重召入任時，在後備隊任少校，開始準備轟炸東京時任中校，轟炸東京過後不久因功得國會榮譽獎章。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又因參加北非戰役有功升少將，一九四四年三月升中將，曾任攻歐盟軍的戰略空軍美國陸軍第八航空隊司令。

法國製造配尼西靈

史 東

在歐洲被解放的國家中，法國第一個開始製造配尼西林，它希望藉着美國的援助，在一年中達到自給自足。

據衛生部的官員對記者說，法國正期待着美國的援助，因為美國在科學方面遠較歐洲進步。法國現在只有一所配尼西靈製造所，這是軍部於去年建造的。它的產量極為有限，因此法國大部依賴美國的供給。自去年向美國訂定每月供給五千萬單位以來，去月已將這數量增至五百萬單位了。配尼西靈的分配受着嚴格的統制。巴黎的病人必須到巴黎的十五診療所，去受治療。在鄉下，各縣只有一個診療所，病人因為沒有交通工具可以帶他到該所，以至無法獲得配尼西靈的治療。法國必須製造重機器才能建立更多的工廠。可是製造配尼西靈並不需要重機器，所以這正中他們的下懷。



我們什麼 要轟炸日本 城市

楊建廷譯

「一個日本家庭的實業的紀實去消滅它的原因」

在東京荒川傍，居住着一個五人組成的小家庭，從事製造簡易而單純的十足道地「東洋貨」木頭玩具。

家主人自任材料尺寸大小的修削，妻子，妹子負責關鍵的釘接，二個孩子擔任化裝師而完成他們的作品。他們一家不停的做，日夜的做，好像是為了牆頭上高高樹着區指導給他們的獎狀，也好像有人逼使着他們這樣狂熱不變的工作，但無論如何，他們是惟恐失去他們最高光榮似的繼續工作。

這種組織在戰時更普遍的散佈在東京每一個區域裏。在大阪，橫濱，名古屋，神戶，八幡這些重要城市，更塞滿了成千萬的居民，組成千萬同樣的家庭工業社，生產着戰時軍需品，而這些小工業組織，所產生維助戰爭軍用的產量，甚至達到全國的五分之一以上。

我們這次的戰爭，不是對世界人民作戰的，但根據這簡短的數字與統計，我們却不能不認這些手工業組織所將得的效果，而在要消滅日本作戰能力（特別是助長戰爭的工業生產）我們却不得不包括毀滅了這成千成萬的家庭工業生產組織。

日本是一個封建的工業生產國家，這制度非但已經保留了這許多的年代，而其封建方法，簡易的紡織，單純的鐵工藝，廣泛的深入到每個區域，完成極有系統的手工業生產制度。這封建生產方法是根深蒂固地，使日本實行工業帝國野心時，所使用的工廠集中生產制度都不能奏效，而使當時最有名的帝國工業專家，「三井」「三菱」亦不能否認這古老，簡易的工業生產制度有其保留的價值。一九三〇年日本擴大侵略運動時，實行手工業生產集中計劃亦告失敗。一九四〇年日本工人受僱登記在百分之五十三中之手工業工人僅有五人而已。但這些封建思想的顯露並不是象徵着日本的懦弱，相反地正隱襯着日本的實力。

這些小小家庭的出產額，過去在木器業佔到百分之卅，絲織業佔到百分之六十，瓷器業百分之六十二，而漆器業則達百分之九十五。當一九三八年政府實施戰時國家資產流動公法後，絲織品變成了降落傘，這廣泛的家庭工業機構即刻從事製造照明彈，信號彈，火星塞，火門栓，彈孔栓等；武器配備，成了民間的軍火廠。

這供給戰爭早需品的本能，促成東京宣佈日本全面戰爭，與協力日本實行全面侵略的野心。全國高班學年兒童不分男女參加了家庭軍需供給工作，小學生亦分班的工作若干小時。某校自正月至三月轉學的學生從一千增加到四千，而到四月所有的孩童自六歲以上一律停止上課，而從事戰時軍需工作。不但如此，手工業力量慢慢地推進至宗教機構中，許多寺院居然都堂堂地樹起某某寺工業製造所招牌而製造飛機的零件。東京中等階級的主婦們亦互相轉換地到各寺院從事半天的工作，製造火藥包，軍用帳，飛機配製品等，供給在飛機上，樹林攻擊我們的日本士兵。

但還不止此，在這戰時生產工作後面更有一個民間有力的支持物——民間鄰保組合（相等於我國保甲組織）。這組織有一種廣大的力量，推行到每一小小的角隅裏，連日本的歌妓亦從事工作，把過去榮盛的咖啡館都做為鄰保組的工廠。每個城市都有這樣的組織，每個城市都有婦女協會，自日到夜為着她們的軍隊埋頭工作。

知道這些事實後，我們明白為什麼當我們親目親手擊落成萬的日本飛機後，而日本仍有其空軍的力量。我們更明白要使敵人屈膝，停止戰爭，只能把這民間手工業生產力完全毀滅。轟炸開始，在主要城市展開劇烈場面的時候，即刻就阻止了幾百萬工人繼續工作，在實行撤退疏散聲中，更損失了無限不能收回的時間，所有工廠的機器雖然盡了它們最大的本能，但是因為多少不能復員的工人，它們的生產却永遠不能維持他們所需要的。在日本我們只要轟炸它六個主要的城市，就可以毀滅它三分之二的工業生產，這當然遠不如歐戰在德國優良防空警戒中的困難，而且同樣的轟炸了它們廿五個城市後，却只能毀滅它們的生產量不到三分之一。事實是這樣，北極的冰塊，西伯利亞的寒氣，和他們本州躁濕不調的地氣，時常形成了

許多莫測的颶風暴雨。這世界上最惡劣，最渾沌的氣候，實在使我們精確的瞄準器，無能使用正確的效用，而感到非常的困難。比方：普通炸彈的速度為每小時三百哩，但在空襲時往往變成二百哩，又如普通七秒鐘到達地下的炸彈，在受風尾所影響者，往往延長至廿秒等，但我們仍不避困難的幹，當雷雲蔽住了目標的時候，我們却使用更多的炸彈，使目的物周圍的防空設備亦同時毀滅。

當我們B廿九型逐漸增加而鞏固高空制空權的時候，我們更展開了偉大的任務，完成毀滅六個主要城市工業的生產。總之我們可以說我們是對敵人的生產作戰，而尤其是手工業的製造，當每次空襲的時候，我們只不過是表示，我們是勝利了。

譯自一九四五年九月Readers Digest

華僑也參加地下工作

仲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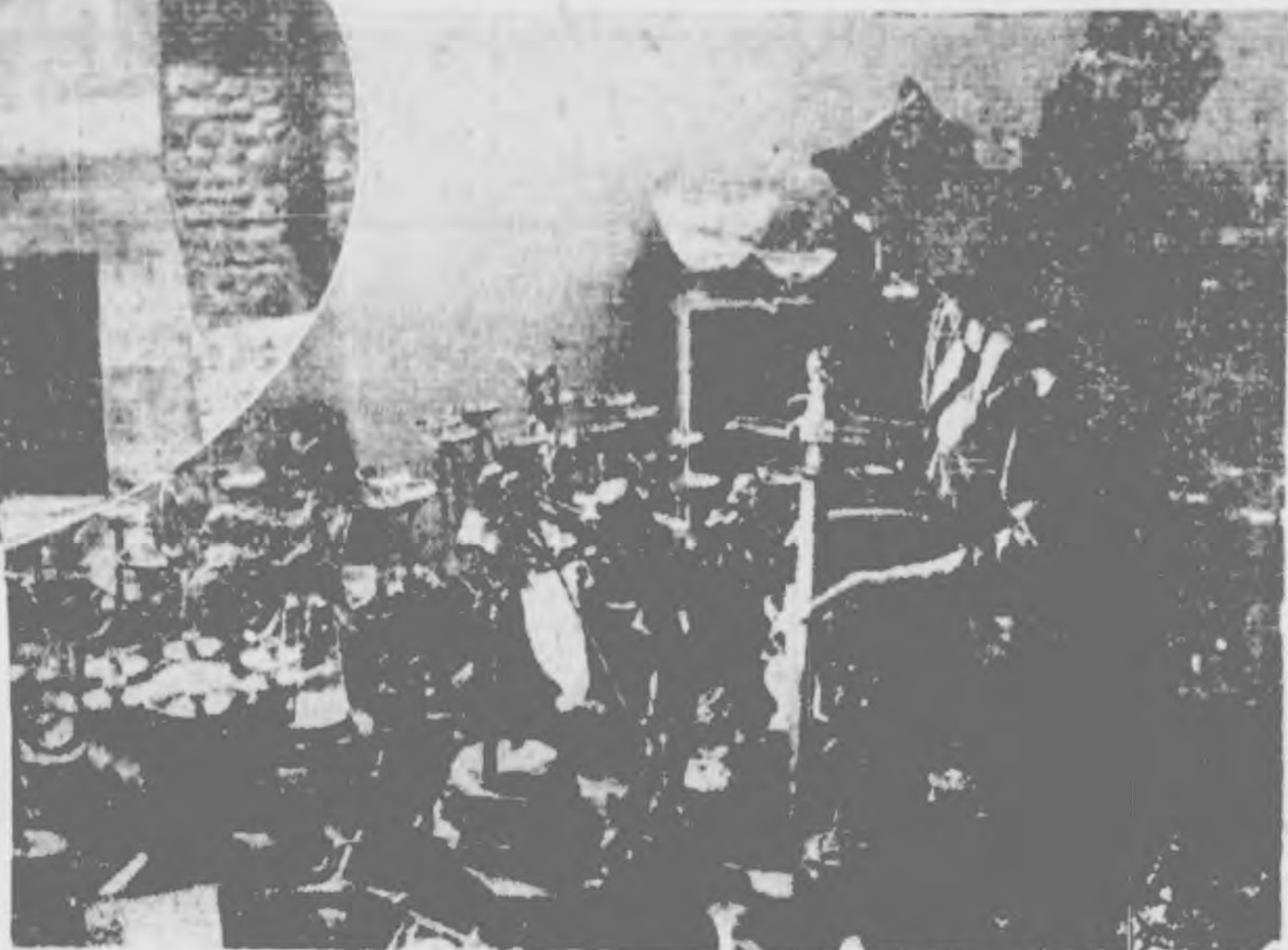
爪哇荷蘭政府代表范特潑萊斯氏說：根據聯合國憲章，一百萬華僑的代表將被邀請參加荷屬東印度的民主政治。

范氏在接見新聞記者席上透露將來重新統治東印度計劃，東印度的華僑將在政府中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雖然在戰前政府已有若干著名的中國代表，但將來參加人數當更增多。

在日軍佔領期間，日人用欺詐方法把華僑誘入日軍營房，又不擇手段妄加宣傳，使用種種詭計，使東印度人對華僑發生反感，並警告華僑應支持日本作戰。日人給東印度人各種商業上的便利，這是他們在荷蘭政府時所不能得到的，但大部份華僑却沒有這種便利。

大家都知道，有些華僑不顧日人的嚴厲處罰，每月以大量金錢秘密接濟歐洲人，並偷偷地使用無線電，參加地下工作，他們為祖國抗戰，也盡了不少責呢？

前德國空軍元帥戈林有收藏癖，特於一九四四年在勃吉加登築堅固無比之防空寶藏洞。



在德國崩潰後，美軍即予以佔領，發現洞內珍藏無數，即各式寶劍亦有百餘柄，圖中美軍所掘者係羅索里尼餽贈者。

納粹魔王的

秘密巢穴！



勃吉加登一座小山上還有一宅「鷹巢」，是希特勒的私宅。

★
★
★
★

★
★
★
★

過去希特勒常來此休憩，計劃進攻全世界的方針，現在已改為美軍的俱樂部了。





林友蘭譯

里姆斯城德國投降簽約經過目擊這一幕歷史劇演出英記者的報道

「德軍投降了！」這個萬民期待的佳音，帶來了無限的興奮與光明。歐戰的影響，遍及全世界人類，但上演德軍乞降的一幕，祇有當日在姆斯的艾森威爾將軍總部作戰室裏的盟國，方將領十五人。歐戰打了五年多，但其殘局收拾經過，祇費十五分鐘。這篇報道是當日參加旁觀這一幕十六個記者中的一位英記者陶格拉斯威廉士 Douglas Williams 所寫的，原載五月九日倫敦每日電訊報，承留英友人航郵寄到，持譯出以饗國內讀者。

**歷史的時間：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
上午二時四十一分**

歐洲戰事是這樣結束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上午二時四十一分，德國代表兩人，聯合代表德國總統杜尼茲，在里姆斯古城艾森威爾將軍前線

總司令部的作戰室裏，把德陸海空軍全部，無條件投降給西線的盟軍和東線的蘇軍。

德國代表，一為繼任杜尼茲出任德海軍總司令的佛烈德堡海軍上將，一為德軍參謀總長約德爾中將。

九日上午零時一分鐘，所有盟軍和德軍部隊完全休戰了。戰爭在簡樸單純的儀式中結束，儀式舉行的所在地，是里姆斯城一間法國商業學校的一個面積三十六方英尺的課室，就在那裏，艾森威爾將軍指揮他的大軍作戰，已有三月之久。

反襯在光彩奪目的行軍地圖的背景下，十五個人圍着一張古老的，刀痕疊疊的長桌坐下來。坐的是殘破的黃松木製的椅子，每個座位之前，擺起一個名片，一本拍紙簿，一支鉛筆和一個普通的磁質煙灰缸。

在牆壁掛起的巨幅行軍地圖上，還可看見彩色的粉筆，劃着戰爭最後數小時的前線形勢圖。

爲了攝影便利而掛起來的強光燈，把參加這個壯嚴儀式的人的面孔，照得乾枯發熱。日歷上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

德人一共三個——柯辛勒少校當作約德爾的副官亦出席參加——并坐於長桌的一面。

長桌的另一面，和他們相對的，從左到右，坐着摩根中將，法軍代表森羅茲少將，布羅海軍上將，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參謀總長史密斯中將，蘇軍代表索斯羅巴羅夫少將，和他的翻譯官，美空軍史柏茲將軍，英國空軍元帥羅比爵士。

長桌的末端，坐着另一個蘇軍代表中科維希上校和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參謀英國布爾少將。英軍史特朗少將，充任司儀官和必要時的德方翻譯員，在房裏跑來跑去。

參觀這歷史的一幕，新聞記者，祇有世界上各大通訊社和廣播公司的代表十六人獲准出席。因爲數目限制過嚴，其他英美各報的記者都不得其門而入。

史密斯將軍最後進來

布羅海軍上將率領盟國代表於上午二時三十分入座，他們坐在強光燈下，大多數人過去四十八小時晝夜不斷談判的疲勞徵象，都已表現無遺。

史密斯將軍是最後進來的一個。他的眼圈下已帶黑彩，臉色青白而疲乏，他的形貌恰好和高大的蘇聯索斯羅巴羅夫將軍成一尖銳的對比。

當記者在這個擁擠的房門等候史劇的主角出現時，燈光慘白，四壁悄然，但聞電火燦爛之聲而已。

上午二時三十九分，德代表兩人齊步進來，以疾速而緊張的步伐，向他們座位跑去，筆直地站在椅旁，待盟軍參謀總長

叫他們就座，然後坐下。

兩人都穿制服，一個海軍的，一個穿陸軍的。他們瘦長的身軀，長起灰白的頭髮，他們臉上射出最近剃過鬍子的容光。

過去幾天的重担已使他們喘不過氣來，他們露出疲乏的樣子。開場第一句，史密斯將軍以低沉至不可聞的語調問他們是否完全懂得即要簽訂的降書。

這句簡語譯成德語後，他們表示已經懂得。

此外，並沒有其他談話，也沒有錯過半分時間，簽定降書的儀式便迅速地完成了。

降書共分四份，白色的書紙上用打字機印着言簡意賅的投降條件。封入麻裝的信袋裏。

簽字經過，僅費數分鐘。每個簽字者都分派一支筆帽鑲金的，褐色自來水筆。

那時，開麥拉搖得沙沙有聲，鎂光在房裏四面爆响，攝影師滿頭大汗，在房裏穿梭往來，從每個角度拍攝當場的情景，忙得不亦樂乎。

代表們，也許除了蘇聯人臉上的表情，都保持一種完全冷靜的態度，對五年苦戰的最後勝利，沒有自我欣賞的表示。

德代表完全沒有半分表情。當降書從一個座位迅速地移交另一個座位在桌上打轉時，他們的瘦削的手也在迅速地簽字了。

上午四時二十五分，降書簽訂畢，忽然約德爾轉向翻譯員，請求准許發言。盟國將官最前階的史密斯將軍則言謝首。

約德爾從座位站起來，雙手放在面前的桌上。最初以英語說：「我想說一些話。」然後轉用德語，以冷靜而低沉的語調繼續說下去：

「在坐各位將軍，憑着這份降書，德國軍民，已交付勝利者之手，永矢勿渝。

這場戰爭經過，已逾五年。他們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民

，有更大的成就和忍受更大的痛苦。

「茲當今日，我祇能表示一個盼望，盼望寬待他們。」

房間空氣變作死一般的沉寂，約德爾深凹而招徠的眼睛，含淚欲滴，兩個臉上充滿恥辱的德代表，疾步跑出房門，往見艾森豪威爾將軍，作正式的拜訪。

按照軍事的例行手續，最高統帥并不出席簽訂降書，祇委交他的參謀長全權處理。

當德代表被引入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辦公廳時，將軍嚴辭詢問他們，是否已完全懂得剛才簽訂的降書的條件。

德代表作肯定的答覆，鞠躬而去。

然後，最高統帥召集他們的僚屬（他笑稱他們若「他的家人」），共同拍一個照。

那個時候，德國代表步入繁星點點的夜裏，上車駛回賓館休息，翌晨搭機返德，向杜尼茲報告他們悲痛的使命。

兩天前開始談判

德軍五月七日的最後投降，早在兩日前已見端倪。那時，向蒙哥馬利將軍投降的德軍，表示他們願意談判更大的問題：德軍部全數投降。

艾森豪威爾將軍答允他們，定於五日派代表前來里姆斯談判。德代表兩人，佛烈德堡海軍上將和普勒上校當日早上搭機離倫堡。兩小時後，降落伏斯脫 Voss 轉換飛機。

因為天氣惡劣，他們被迫降落於布魯塞爾，改乘汽車。

德代表被接待到一家空軍小飯店午餐，吃三明治，飲格蘭麥酒，佛烈德堡傾瓶盡飲，似乎酒興不淺。

佛烈德堡訴出過去十天沒有安眠，一路入睡，直至里姆斯。普勒則憂鬱地仰首窗外，佇視沿途無數已毀的德軍車輛。

是日下午五時，他們行抵盟軍總部，受參謀官正式迎接並

互相舉行軍禮。他們所作的，却不是納粹式敬禮。

他們被引入商業學校的二層樓，盥先更衣後，即往見史密斯將軍。史柏茲將軍，副參謀總長摩根將軍，盟國海軍總司令布羅海軍上將，布爾少將和其他人員亦在座。

佛烈德堡和史密斯將軍談判，幾及半小時。佛氏呈上杜尼茲授權他充任代表的文書，但言明他祇來談判，並沒有授權訂立任何降書。後來他在電話裏獲得簽訂降書的全權。

參謀總長把最高統帥的條件，還交佛烈德堡。

降書明文規定，必須無條件投降，各部隊必須保留於他們目前的地位，飛機和軍艦亦不得離開目前所在的地點。

史密斯將軍對德代表強調地說明他們軍事情勢實際上已告絕望，并對佛烈德堡坦率表示除非德軍被允許直接向西線的盟軍投降，否則多半將遭蘇方殺害的恐懼，說明沒有同情之意。

他簡單地拒絕佛烈德堡呼籲減輕德平民受苦的請求，推辭德國平民也是盟軍之敵，在投降之前，態度將不會有改變。

談判畢，德代表退返撥給他們的私室。他們一面飲威士忌酒，吃三明治，一面聽史特朗少將向他們解釋條件的細節。

電報立刻拍到莫斯科華盛頓和倫敦去，向盟國政府報告談判的進展，並附帶說道，佛烈德堡表示倘若獲得必要的全權，則願意談判全面的投降。

蘇聯派法國代表團團長索斯羅巴羅夫將軍亦得知經過。

長篇報告給杜尼茲

等候了一個長時間，佛烈德堡經過英第二軍，用同盟軍總部的電碼，發出一個長篇報告給杜尼茲。

他提交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建議（建議有兩種可任擇其一），指明除非德政府完全同意各項條件，否則將不能辭卸延長戰事之咎。佛烈德堡要求立刻答覆，並言已達到緊急的程度。

倘若允許他簽訂降書，他要求送給他一份書面的明文，授權他立刻辦理。是晚，德代表便下榻於盟軍總部的賓館。

盟國軍官三人，包括貝里子爵，奉派招待他們，并有憲兵更班担任必要的守衛。這間賓館的管理人，是美國婦女輔助隊的小兵喬絲賓列，她過去曾在紐約一家大飯店工作。在她手下的，有三個廚師，兩個工役和一個侍者。

德代表索取的第一件東西，就是在德國幾乎找不到的肥皂。他們的晚餐，依據美國的口糧配合，有番茄湯，猪肉排，水菓，咖啡和紅酒。佛烈德堡似對精美的桌布，有不勝的感慨。

德代表又索餅乾，喬絲賓列找到她最近從家裏寄來一包分出少許給他們。那天艾森豪威爾數度打電話到唐寧街十號，向邱吉爾報告談判的過程。

杜尼茲的答覆等候了六日一個早晨，德代表把這段緊張的時間。消磨於披閱美國畫報和收聽無線電廣播之中。

到了午間，仍舊沒有消息。後來電報終於收到了，是說德軍參謀總長約德爾，已偕柯辛勒少校首途前來里姆斯。

蒙哥馬利將軍的參謀總長金根將軍亦同行。

六日下午五時，一架插起金根將軍的兩顆星紅旗的巨型機，降落在里姆斯機場，福爾特准將代表盟軍總部到場迎接。

約德爾挺直地行敬禮，傲慢地跑前登車，直駛盟軍總部去。那時，剛有德軍俘虜數隊在路上走過。到達後，他立刻和佛烈特堡，普勒，舉行密談，索取一杯咖啡和一個歐洲地圖。

德代表用這些東西之助，討論局勢約有一小時另三十五分，史特朗少將叫他們去見史密斯將軍。

談判了近一小時，史密斯和史特朗往見艾森豪威爾將軍，報告經過。談判的結果亦同時轉告了索斯羅巴羅夫將軍。

德代表於談判後，即離總部返賓館去，約德爾拍出一個電報給德政府，告訴杜尼茲，現在已沒有躊躇的餘地了。

黑夜一分一分的過渡，而消息仍屬渺然，盟軍將領便離開總部去作小憩，但已預料到他們可會隨時奉召返部的。還未到上午二時，參謀部小車已絡繹地向總部飛駛回去。

那時，空中已觸覺着一種將有大事的氣息。當值的書記和參謀人員羣集樓梯或大堂，觀看那動人的一幕的演出。

那最後一幕的演出，其經過迅速，恰如牠的結局的到臨。二時四十分，德代表進室來。一分鐘後，他們坐在簽字桌邊。

兩分鐘後，約德爾下筆簽字，便攆走了德國的獨立至不可知的若干年代，并把牠在盟軍手下所遭的慘敗，蓋上印證。

二時五十分，他們趕急進謁艾森豪威爾將軍，兩分鐘後，便離開了總部。德軍在里姆斯乞降的一幕，於是便成了歷史。

投降書包括五項條款

降書全文如下：「我們簽字的人，係被授權代表德國最高指揮部，把此日此時在德方控制下的陸海空部隊的全數無條件投降給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和蘇聯最高指揮部。

德國最高指揮部將立刻下令給所有德陸海空軍當局和在德國控制下的全數部隊，在五月八日二十三時零一分的時間（中歐時刻）停止軍事行動，并留駐所在的防地，不得移動。

各種艦隻或飛機不得擅自擊沉或對他們的船身，機件和裝配，作任何損害。

德國最高指揮部將立刻命令適當的司令官，確保執行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和蘇聯最高指揮部發出的任何命令。

此項軍事投降的規條，不受盟國任何一般的投降條件所約束，而德國軍民，亦一體適用。倘使德國最高指揮部或在其控制下的任何部隊，不遵照投降條件，盟國最高統帥和蘇聯最高指揮部將採取他們認為適當的懲罰或其他行動。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二時四十一分簽訂於法境里姆斯（原載新聞天地）

幾年以前「屈拉澆坦」(tripane)——世上最強大的汽油，還不過是實驗室的珍品。它被認為蘊藏能量最豐富的燃料，但是每加崙的製造費用需美金三千六百元。

戰爭的爆發，使科學家們更加努力研究，改進製造的方法；因此每加崙的價格猛降至美金四十元。然而供給軍用，仍覺得太貴。芝加哥實驗室中一老者，經過多次的研究和試驗，時常通宵不寐，在室內徘徊思索；某一夜終於探到了祕密，把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每加崙的成本就可減到一元以內，假使大量生產價格還能便宜。

汽油的未來

· 羅 衡 ·

西北大學教授佛萊特·益伯鐵夫(Vladimir Ipatiet)把「屈拉澆坦」做成商品，使它能在實際上應用。關於汽油和石油的化學知識，他比世界上任何人知道得清楚，他對於「辛烷」(octane)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使我們的戰鬥機作戰效力增加。他對於人造橡皮的要素 Butadiene 也作重要的研究。益伯鐵夫今年七十六歲是一個六尺高的強壯老人。

「屈拉澆坦」是他最大的成就，飛機用了它能够在較短的滑道內起飛，而且比用原來的汽油容易駕駛，飛得較高較快和較遠。在化學上看來「屈拉澆坦」不是一種汽油，却是一種碳氫化合物。前化學學院院長愛格洛夫博士說，我們的飛機用了「屈拉澆坦」能打下德國和日本的戰鬥機易如反掌。

「屈拉澆坦」是蘊藏能量最富的燃料，現在所有的引擎還不能發揮它全部的能力。最新式的高壓引擎應該建造起來，才能儘量應用「屈拉澆坦」蘊藏的能量。

益伯鐵夫教授雖然有如此的成就，但是在他歸化的美國還是默默無聞。不過他的歷史功績已記入世界上偉大科學發明者的記錄中。他得到了許多獎章，他廣大的胸部幾乎不能把它們全部佩帶起來。

益伯鐵夫出身於莫斯科的望族，最初預備服務於軍界，便進俄國軍官學校，畢業後得到上尉的頭銜；但是他不到軍隊中去服役，却在軍官學校中教授化學。很幸運，教書使他有充分的時間從事研究工作。他的事業起先好像是失敗的，後來終於獲得了偉大的成功。他想製造 Butadiene，那知得到的却是另外一種東西。探究的結果，他發現那是沒有用玻璃管而用了鐵管子後的緣故。鐵管在這裏成了一種接觸劑，能使產物改變，而本身並沒有絲毫變化。現在接觸法已不是最新的方法，化學家在很久以前就知道這種方法。但是益伯鐵夫把它，應用在化學工業上，以後無數化學家，模仿着他的方法，製造出許多日常用品，因此接觸法成了現代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利器。

這種成就使益伯鐵夫得到了許多榮譽。但他並不就此自滿，還繼續研究在高壓力下，接觸作用的情形。一九〇三年化學家所用的壓力櫃和一六九〇年所發明的毫無不同，所達壓力僅五十個大氣壓力，還認為是一種危險的工具。

益伯鐵夫大胆地建造了一隻五



益伯鐵夫

百大氣壓力的壓力櫃，使工業上的加氫法因此得到革命性的改進，用了這方法可用氫氣使有機物質改變。例如能把煤變成汽油。他另一種最大的發現，把加氫法應用在以前認為不能再起化學作用的石蠟上。這結果逐漸引導到現在高能汽油的製造。

潘州化學專科學校教授長魏脫摩博士，在美國化學院祝賀益伯鐵夫七十五歲壽辰的宴席上說：「現代內燃機的成功是經過幾千個科學家和工程師努力工作的結晶，但是益伯鐵夫一個人却對於高能汽油的製造有最偉大的貢獻。這種汽油是攻擊和防衛的主要武器。」

益伯鐵夫在事業的初期，公佈一篇關於「一甲基二丁烯」(isoprene)結構的論文。這是天然橡皮中的一種揮發性的炭氫化合物。一九二八年他任職為白伐林氮化工廠的顧問時，改進把磷變成磷酸的方法，是對於人工肥料有價值的偉大成就。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升任為將軍，被任命為俄國化學工廠廠長。在革命後的復興工作中，他受了蘇聯當局的鼓勵，懷着愛好工作的心理繼續服務。列寧和托洛斯基時常採納他的意見，就成了尼古拉斯沙皇宮中的常客。

一九三〇年環球美油公司研究室主任愛格洛夫博士，勸誘這位優秀的俄國科學家，到芝加哥組織了一所實驗室，研究煤油工業中應用接觸法的各種問題。益伯鐵夫教授十分喜歡美國，當史達林要求他重新回到俄國時他竟拒絕了：「我已經上了年紀，氣候的不好，會使我覺得不舒服，我不願意去受公文來往等等的麻煩。」

一九三七年益伯鐵夫七十歲壽辰時，史達林的不悅才顯露出來。美國化學會替益伯鐵夫開一個祝壽宴會，全世界各國都有著名的科學家參加，可是却沒有蘇聯的。一個月後消息傳來，益伯鐵夫被俄國科學會除名，取消俄國公民資格所給予的一

切榮譽。他的兒子，列寧格勒的化學教授，也公開宣稱他的父親是無產階級的敵人。

益伯鐵夫教授頗想回到俄國去看看他的兒子，但是他愛好自由之心堅如鐵石，因此不克成行。他在受美國公民考試的時候，考試官問他是否願意上教堂去。他回答「當然」。考試官問「那一種教派呢？」。「任何那一種教派——這裏是一個自由的國家。」考試就此為止。

許多國家都會給他很多的榮譽。法國爲了他對於高壓力方面的成就，贈與拉伐齊愛獎章，慕尼黑大學贈以榮譽博士學位，俄國會授予列寧獎。一九三九年他被選入美國國家科學會，科學家委員會授予最可羨的維拉極斯獎章。

益伯鐵夫對於他所歸化的美國，完成了許多慷慨的舉動。他捐贈二萬六千金給西北大學作建立高壓力的研究室之用。他把許多獎品送給有才能的青年化學家，並且替美國化學會籌劃了三萬五千美金，作爲化學獎金的基金。他說：「我願意爲幫助美國青年化學家盡一分力盡。」

在大學裏他深得人心，對於成績優良的學生十分贊許，而對於失敗的學生却十分冷淡。他興奮時往往令人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因爲他忘掉了英語變成了滿口的俄語。每天這位灰髮的長者，散步一小時，決不多，也不少。他是學校中的紳士，遇見了熟識的人把腳跟互擊成聲，行一個鞠躬禮。他的聲音非常柔和，不大高聲說話。他七十五歲的壽辰恰是金婚紀念，也正是第一次論文發表的五十週紀念，那時許多著名的科學家都去向他祝賀，他簡單地說：「我已經過了數次的戰爭和革命，我十分高興仍能夠爲我所選擇和最喜愛的科學努力，而且可喜的我還保持了身體的強健。」



此系心士大隊

李 索

雪尼卡洛耳著·譯自一九四五年五月號「冠冕」雜誌

我寫這篇東西時，我遠離偉大白色的祖國數千哩之遙，在一個新聞紙缺乏的地方。可是從幾種我所能夠弄到的另碎印刷品樣子中，我讀到了一些故事。我相信我的覺友回國後并未解決好人種的歧視問題。

我讀到密爾華基日報，知道美國歐戰將士團的胡特河郵報已把十六個祖籍日本的美國人的名字市鎮光榮冊移掉。我也注意到美國歐戰將士團撤銷了二張軍團郵報的特許狀，因為這些報紙包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祖籍日本的美國老兵人。我看到在泡脫蘭奧萊剛的美國將士團劇烈地反對幾個泡脫蘭市種的劣力，這些市民自願效勞保護一個日本公墓。我讀到了萊萊特霍賽先生，加利福尼亞州的官吏，接到了許多新組或醫匿名組織的來信。這些組織的會員自己誓約看一個日不人就要加以射擊。我知道這

些組織中有一個名叫「毋忘珍珠港」的。

可是這很奇怪，因為「毋忘珍珠港」也是著名的第一〇〇大隊的格言，這一大隊是由「那些斜眼黃種人」，日本人所組成的。他們是尼西(Nisei)，好幾代生在美國土地上的日本人，在美國學效中受教育。他們完成了一次戰鬥的準備，這為馬充克拉克將軍稱為世界上最好的一次。

我第一次看到第一〇〇大隊人員是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是在一艘開往珍珠港去的運輸船上，像其他許多運輸船一樣，我們是載着兵士去打仗。我在一羣美國士兵中看到有幾張日本面孔。

他們穿着正式制服，成羣地充滿在甲板上。他們當然是日本人，可是他們當然也不是俘虜。我問一個站在我身邊欄杆旁的陸軍上尉。

「他們都是第一〇〇大隊的人員，」他說。

「都是日本人嗎？」

「都是尼西，」他說。「這是有不同的。」

「他們是從哪兒來的？」

「他們到夏威夷回家去度假期。他們在意大利打了一年了。」

我說他們似乎義面容疲乏，他說道，「他們是這船上唯一不見到行劾的人。這船上你看到的每個尼西都是受傷的。」

我看見的一個在我看去是十分完善，我這麼說了。那上射大笑道。「你應該看他們陳列。」他搖搖頭。「脫光了衣服，」他說，「你可以看到他們身上全是紫心。」

後來，在火奴魯魯，我看見幾個這些英雄，跟他們談話。我最要想見的是

Masao Awakuni 坦克驅逐手。

一次在意大利的時候。Awakuni 一脚踏屈在一曠地上，肩上一個 Bazooka，等一輛德國坦克開近來。當坦克已來近二十五尺時他開火射擊，可是坦克仍舊開過來。他的第二彈開出去未曾爆發。第三彈打停了坦克，把裏面的人都死的死，傷的傷了。另一次，在加西諾附近，Awakuni 獨自走到德軍陣線把馬克斯坦克加上重重一擊。他以第一彈「排乍加」使之了結。我看到 Awakuni 是在火奴魯魯，他也是回家度假期的傷兵之一。這個九十八磅重的坦克驅逐手，看去似乎他的胸口還不够大來掛一個百合紀念章。

在火奴魯魯我聽說許多驚人的故事，關於這些尼西們如何贏得他們的紀念章。可是讓我先告訴你，只是簡略地，第一〇〇大隊的故事。

故事實在是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當一千四百個尼西編成二隊夏威夷國家保衛軍的時候。在十二月六日，那些一千四百個年輕人還是我們的好朋友，那些尼西，我們對之十分信任。可是十二月七日，珍珠港的戰艦上還冒着烟的時候，我們對這些尼西都如用另一種眼光來看他們了，決定他們又是另

一回事了。我們判定他們是日本。這樣看去似乎這一千四百個人將是參加我們軍隊的最後一批尼西了，而如果他們被允准武裝則是十分有問題的。

其後有一羣尼西——商人和有職業者，在火奴魯魯相會，提出了一請求書。他們要求他們為國家作戰的機會。他們要證明他們是應得我們信任的。當這呈文到底夏威夷軍事長官的寫字檯上的時候，它清除了許多疑霧。我們決定讓尼西作戰。一個新編大隊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離開夏威夷。在它抵達美國西海岸時，這一大隊正式命名為第一〇〇步兵大隊。他們立刻為自己起了另一個名字。夏威夷語「普加」意思是一個洞。一〇〇這個數目有二個洞（或零）。在他們自己看來，這第一〇〇就是「普加，普力」。

他們的司令官是法倫透納中校。所有軍官中半數是白，半數屬尼西。百分之五是大學畢業生，百分之二十五受過大學教育，幾乎全都高中畢業。約摸有百分之二十五係基督教徒，相等數目的佛教徒。

看到他們的船隻朝東，向美國而去，他們知道他們最終是去歐洲的。他們的精神便消沉了。我們自己的軍事教官曾經把他們的希望繫在太平洋作戰，如

果我們對日本作戰中有日本人站在我們一邊，這就有些困亂。尼西們只有讓他們到歐洲去作戰，在那邊一般的美國兵不會錯當他們是亂人而舉槍射擊的。

在美國，尼西們先生威斯康辛州的麥考愛軍營受訓，然後在密西比州的許爾培軍營。他們每到一處，人們起先都好生地看他們。可是隨後馬上結為友人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一〇〇大隊上船開往北非奧倫，在那邊他們併入了第三十四師團。他們參加撤冷諾之後，在九月二十九日那天遭逢第一次死傷，在蒙特米勒吐南方因動作遲緩之故。就在這里他們救了二十二個為德軍截斷的兵士。

有四十天功夫他們一直在加西諾區參加軍團的攻擊。他們起先移至安齊沃，後來到羅馬，又到培爾維台爾。他們的死傷很大。一九四三年九月他們抵達意大利時有一千三百十九個。到了一九四四年有他們只留下二百個「精兵」了。增援補充的來自夏威夷。

這第一〇〇大隊證明他們是可靠的，於是我們的作戰總部在夏威夷徵集一千五百個尼西為 Selective Service 志願效勞。一月二十四日有一萬個年輕虛心

的祖籍日本的美國人排隊齊集在 Selective Service 總部外邊。軍隊收納了二千八百七十五個。經過了基本訓練，他們送到美國與那邊一千二百個尼西集合，編成了第四四二戰鬥隊。在海運到意大利補充那耗損頗甚的光榮的第一〇〇大隊之前，她們在密西比受訓。一九四四年初夏，他們到了第一〇〇大隊駐紮的培維台爾。一年中親友們初次見面了。第一〇〇大隊的兵士是久經沙場的老將小了，而第四四二隊則是初上火線的「小子」。在二星期的訓練中，他們把自己知道的來教那些「小子」。第一〇〇大隊與第四四二隊如今編為第三十四步兵師團的第四四二戰鬥隊。雖然這時大部分作戰的尼西已不是屬於第一〇〇大隊了，可是其他美國兵士總把所有的尼西兵全都列入第一〇〇大隊。

尼西們在意大利頗想生活得在家里一樣。五月一日，是夏威夷的花環日 (Lei day) 他們採集了意大利黃色的野花，做成了花環，套在別人的臂上。他們散坐成一圈，來福槍放在膝下，彈着四絃琴歌唱。他們剃下波羅鬚頭的籤條，當作畫片。

他們有神許多人物，死的活的都有。

有一個名叫 Shi Zuya Hayashi 的

，他他獨自爬上一座小山，擬自動步槍射擊一德國機關槍巢，殺死了裏面九個德國人。他又擊毀了一座德國高射炮。他繼續前進，揮動着他的自動步槍，又殺死了九個德國人。剩下的四個德國人開步想逃。他活捉了他們。

有一件同樣有趣的事，兵卒傑西 M. Hinata。他志向一個鵝鳥時，他的來福槍差沒了。他拾起一把鏟，把它球棒似的在四周揮打，捉住了三個德國人。

一次這批尼西被遺去佔領某一村莊。阿爾弗萊 Tomita 超越在偵察隊前面，一個人先到了那個村莊。Tomita 遂夫之幸，這村莊已經撤空了，他有一够時間，掃街街道，這樣當其餘美國軍隊抵達時，一切都整齊妥當了。

尼西們都是出衆的運動家。他們的體短小精悍，肌肉堅硬，脚韌始角。他們在家都赤足班足球；有一個人能以赤裸的足趾把足球踢出六十碼以外。

這一切都說明了他們為什麼好戰鬥員，可是如果他們肉體上的勇敢能在一個純粹肉體上的基礎來解釋，那末仍歸更大的問題是什麼什麼化他們作戰的。他們異乎尋常高的士氣的秘密是什麼？答案是簡單的。尼西們都知道他們為什麼而戰。他們作戰的原因教你尊敬

他們是美國人，在美國學校受教育，玩美的遊戲，遵守美國的法律，可是他們斜眼睛，黃皮膚，他們的祖先來自我們敵人的國土。當戰爭爆發時，我們在夏威夷被視猜疑尼西是因為這些事實：眼睛，膚色，祖先。他們知道除非他們真的證明他們的愛就心，我們的對他們不信任的狂熱是不會消褪的。我們用美國生活方式教育了尼西；可是當教他們在而統與民主之間選擇的時候來臨時，我們對過去的教化是否生效尚無把握。

我們現在是知道已經生效了。尼西們正如希望地像別的白種教一樣是美國人。這些「普加普加」隊員還知道了雖然德謨克拉西是值得為之獻身的，把德謨克拉西的權利從理論轉到實際還需一個長的時間。在戰場上，他們贏得了他們獻身的尊敬；一個狐狸筒里的人并不停止懷疑他的同軍戰友的人種本原的，可是在國內却不同了。

當意大利戰線的第一批久經沙場的尼西負傷兵士，穿着紫心大隊制服船行一萬哩回到家到夏威夷渡假時，他們給飾上花環，被當作英雄看待，可是沒有幾天英雄們迷惑震撼地發覺街上的人對他們都有敵意。甚至白種現役軍人也侮辱他們。他們向他們從前的司令官訴苦，

他正與勳助隊同時回到夏威夷。透納問他們：「你們可有掛着緞帶？」他們說沒有，他們說服役緞帶有點虛飾了。「你們無論到何處去都要帶上服役緞帶，」透納告訴他們。那些「普加普加」接受他的忠告。一當人們看見他們胸前的服役緞帶時再也沒有侮辱了。

困難的是人們不知道那些尼西幹過什麼和現在在幹什麼。困難的是當我們說「傑」(按日本人「蔑稱」)時，我們還在想有好幾種不同的「傑」。透納中校以為最好是這些「普加普加」歸國時，在許多美國城市中教他們列隊遊行，掛上所有服役緞帶。

尼西們，願死活作戰稍許得到了一些尊敬。然而尼西并不需要我們以主人或指導者的地位信任他們，而是一種兄弟之間的信任。這是作戰的原因，這是為什麼普加普加的勇士為什麼這麼光榮作戰。

★ (接自第二十二頁「中國新軍的友人——魏德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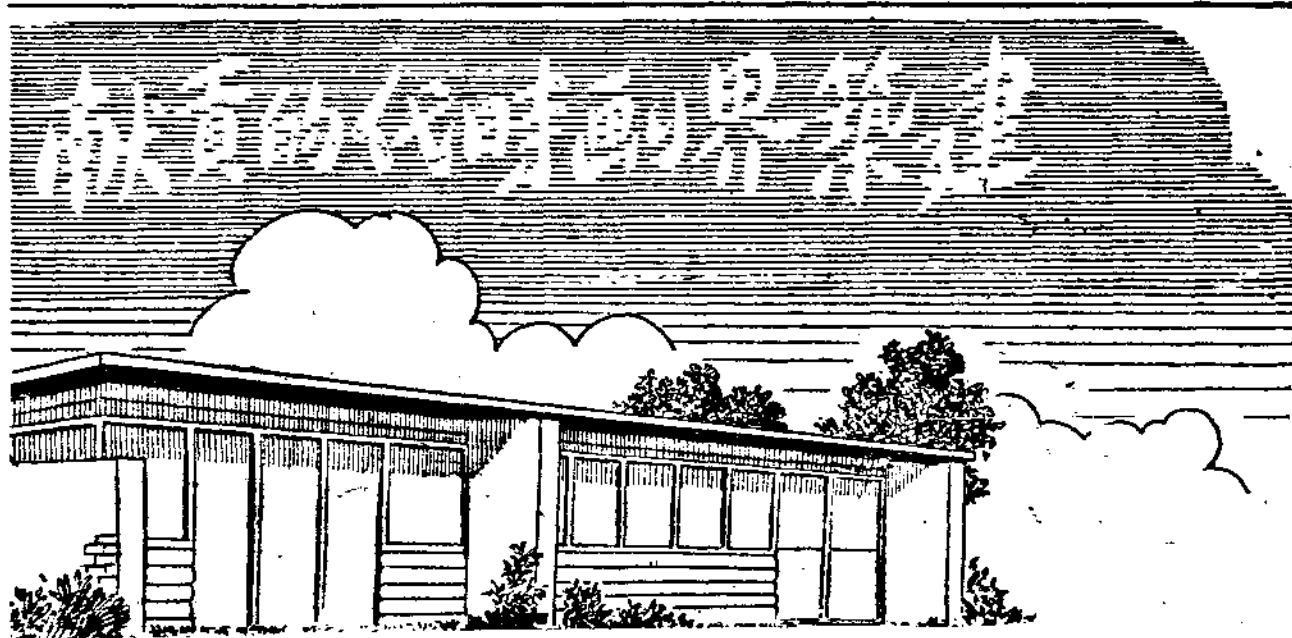
委員長的信任

爲了完成這項偉大的使命，個人與技術上的困難是很多的。對於魏德邁，等於說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一星期工作七天。紙上工作與會議是沒有間斷的。



好容易得到一封家信 (可憐的小兵之一) 美國陸軍少尉喬治貝克作

客部人，像流水似地到他的重慶外司
 令軍部，技術人員，還有每天
 下午四時到五時，魏德邁給
 蔣委員長，魏德邁和魏德邁
 個個時，他往部裏，蔣委員長
 滿大與他，部長與他，魏德邁
 的時候，他，部長與他，魏德邁
 的誠心，看清楚了，才幹。
 適成，以外，的立場來說，魏
 底，蔣委員長，魏德邁，魏
 赴宴，這是一場，魏德邁，魏
 以第一，這是一場，魏德邁，魏
 份的委員，這是一場，魏德邁，魏
 軍增強政府的力量，魏德邁，魏
 是認強政府的力量，魏德邁，魏
 力量，對盟國，中國龐大軍事
 到東路，前進，於長
 政治，世界，力量，於
 亞洲，世界，力量，於
 國內，魏德邁，魏德邁，魏
 組織，魏德邁，魏德邁，魏
 這在抗戰勝利的今天，對於
 得位中，新軍友人的功績，是



冬暖夏涼的日光屋

曹達均

譯自一九四五年五月號「讀者文摘」

芝加哥一九四二年正月的某天，水銀柱降至零度下十七度，每戶人家都把火爐加旺了，以增室溫。但是在一所新奇的房屋內，不用火爐，從早餐時到晚上八時室溫保持七十度，有時竟能高達八十五度。這房屋是伊利瑞愛工學院的工程師們所建築的。

這簡直有些像神話，其實不過是一種稱為日光屋的新型建築。原理上非常簡單，全部主要房間都朝南，前面是廣大明亮的碎玻璃。廣闊的屋檐把夏天的直射太陽遮住，使屋內涼爽。到了冬天，太陽比較接近南方的地平線，太陽光就從屋檐下直射室內，滿室充滿着光亮和溫暖。

無疑的，這種利用日光的新式建築將使戰後的住宅改觀。事實上這早就越過了試驗期。珍珠港之役以前不久，僅芝加哥一地，已有這類房屋二十餘所，其中至少有一所學校和兩個醫院是根據

這種計劃所建造的。

在紐約世界博覽會中，一位芝加哥的年青著名建築師，喬奇·弗蘭特·凱克建築了一所「明日的房屋」，牆的百分之九十用透明的玻璃所築成，確是現代的傑作。建築學書籍上認為廣大的玻璃面積一定使熱大量消失，凱克過去承認這原則，但是有一次隆冬的嚴寒中，到其所房屋去監工修理，雖然自早晨起屋中並未生火，工人們都祇穿了襯衫還流着汗。

凱克無意間有了重要的發現，就開始研究調查關於日光的問題，住房主人告訴他，雖然在最冷的大氣，祇要有良好的日光從早到晚就不必生火。芝加哥氣象台告訴他，在芝加哥和其他西半部諸城，冬季至少有一半日子是晴天。就是在陰天，太陽光熱的百分之五十仍可穿過雲層。

凱克以為假使每層房屋的屋檐有四

呷闊，那末在七月，太陽光不能射入窗門，在十月裏太陽漸漸接近南方的地平線，日光就能照到窗門的下部，到了十二月太陽光就能穿過整個窗門射入朝南的屋內。用了保暖玻璃所做的窗，晚上從玻璃窗所消散的熱便減至極小，而且不會有汽水或薄冰凝結在上面。保暖玻璃是利培·奧溫斯·福特公司最新的貢獻，它是用乾燥空氣隔開的雙層或三層玻璃做成。

一九四〇年凱克應用這些原理，設計了一打這類的房子，他和玻璃公司及伊利瑞愛工學院合作把其中一幢房屋做了整整一年的試驗。

工程師們認為除了能節省燃料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優點，可以比鄰居們遲兩小時點燈，在夏季芝加哥常有的西南風使它比老式的房屋更加涼快，因為老式房屋祇有少數的朝南房間。

芝加哥大地產家司朗恩為他自己建造了一所日光屋，司朗恩所需的燃料比估計的省百分之三十八，現在司氏對於日光屋非常熱心。建築了十所日光屋，稱之為日光郵，預備分宅出售。其他另有許多建築師在芝加哥，米蘇里，維斯康新諸地建築日光屋。

我第一次走進日光屋的起居室，那是瓊裴納一九四一年所造的住宅，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玻璃，我發見一個奇怪的現象，在普通房屋內向日光所曬的窗門注視，可以看到太陽光射入屋內，像在黑暗的路上汽車燈所發的光一樣，這因為窗邊的牆是黑暗的緣故，但在日光屋內沒有這種現象。

瓊裴納證實了許多我所聽到關於日光屋的傳聞。有一天室外溫度降至零下十三度，日光屋中的房間被明亮的太陽光照射得十分溫暖，幾乎熱得要打開窗門。因此他們後來裝置窗簾，當室內溫度太高時，便用窗簾遮閉日光，他們所用燃料費不滿二百元，但同樣大小的普通房屋就需要三百元。家庭中每人都不會感覺眼睛疲勞，小瓊納早晨離家赴校，終覺得學校裏太黑暗了。

凱特兒告訴我，去年冬天他二萬二千立方呎的日光屋全部燃料僅一百三十四元，但對面幾乎同樣大小的房屋却需二百四十元。

現在的日光屋顯然有若干少數的缺點，將房間排成一直線，需要相當廣大的面積，保暖玻璃因戰時關係還不能大

量生產，因此使建築費增加。然而巨大的玻璃窗的清潔問題並不麻煩，它們比較小塊玻璃窗容易揩洗。

日光屋比較起來，對於醫院更比住宅有價值，在辛克根價值四十五萬元的療養院，完全根據日光屋的原理建築，對於肺病患者尤其相宜，他們可以得到充分的陽光，日光屋的屋檐恰可以給他們做日光浴的良好場所。因為病人精神上的愉快，使各種疾病容易痊愈。却爾斯·彼得博士和他的助手以為不論何處，假使可能的話，新建醫院應該採用日光屋。去年這療養院需要三千五百元燃料，用日光屋後可省去一千五百元。

我認為即使日光屋一些沒有別的好處，至少屋內光線充足，可以節省目力。

伊利瑞愛北部公衆服務公司，在芝加哥郊外的兩所學校中作光度強弱的測驗，在一所普通建築的學校中，窗檯上的光度有二百廿五單位，但在沒有窗的牆邊祇有二個單位光度，所以當一個學生向窗看時好像突然看到了強光燈，近窗的第一排桌上有足夠的光度，約是七十到八十單位，但在最後一排祇有十個

(下文接第四十六頁)

——美第七艦隊司令—— 金開德海軍中將



· 仁林 ·

湯姆司·凱辛·金開德中將，新委的西南太平洋艦隊司令，他曾親身參與和日軍在馬紹爾羣島，威克島，馬爾庫斯，珊瑚海，中途，瓜達康納爾，東所羅門，聖太克羅斯，阿圖，和吉斯卡諸役。

他坦白地表示他對敵人的態度說：「我們要擊殺日人以及更多的日人以贏取勝利。」這位將軍是無畏的，當在聖太克羅斯他的冒險航空母艦，被作為一次猛烈的轟擊靶子（這種轟擊是任何母艦勢難倖免的）時，一位隨軍記者描寫他說：「祇有他還挺立在艦橋上，其餘的都已伏下了，雖然冒險號已被爆炸而震盪着，以及幾隻烟幕中的船也被擊中而起火了，他靜靜地一支接着一支地燃着他的紙烟，好像毫不在乎似地繼續指揮作戰。」

他到底擊破了敵人的攻勢，爲了這一行動獲得了總統的褒獎，冒險號也獲得了以下的褒辭：
「該艦爲了始終一致的特殊表現和非凡的成就，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之間，於太平洋作戰區域內，不斷地打擊着日軍，幾乎參加了所有在開戰最初一年之內每次較大的艦隊遭遇戰，冒險號和它的機隊除了對於所有作戰區域內敵方海岸設

備所施的破壞以外，擊沉或損傷敵艦船三十五艘和擊落日機一百三十五架，它的戰鬥的姿態和偉大的作戰效率，是對於該艦全體員兵一種合適的貢獻，是他們英勇地把它造就成美國國防上最先驅的干城。」

一九四四年金開德將軍就任北太平洋艦隊司令，協同陸軍作戰，對於雙方密切合作極爲成功，陸軍軍官都樂意於和這位將軍共事，他是一位優越的戰略家。

傳統的海軍傾向深深地潛在金開德家族裏，這位將軍中間的姓——凱辛——是承襲了一位愛爾蘭戰士的遠祖——凱辛代將在當時航海方面頗負盛名。

金開德將軍在一八八八年四月三日生於新海潑夏的哈拿佛。他的父親湯姆司賴脫金開德，是美國海軍少將。他自己從美國西部高等學校畢業以後，於一九〇四年經西亞道爾羅斯福總統保送進入美國海軍大學。在船上服役五年以後，一九一三年被召回大學充砲科研究員。一九一六年重回海上服役（上次大戰時，他服役於賓夕文尼亞號上），接着又當亞利桑納號上的砲術官，這隻軍艦便是乘胡特洛威爾遜總統到歐洲去的，一九一九年他在華盛頓的海軍軍械局。金開德指揮愛歇荷特號兩年。一九

二五年起，又在華盛頓的海軍砲廠過了其餘的兩年。在這個時候他升任中校。一九三〇年從海軍作戰學校畢業以後，一九三一年他在參謀部充任秘書，接着他又成爲美國參加日內瓦軍縮會議代表團的顧問。在日內瓦他又担任了一九三二年舉行的軍縮會議的技術顧問。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他指揮印第安那波里斯號。在這一任務之後，一九三八年他就任駐羅馬美國大使館的海空軍武官。一九三九年又在南斯拉夫的伯爾格來德担任着同樣的職務。一九四一年回到美國，他被任命爲海上艦隊的司令，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晉入將級。

一九四二年金開德將軍爲了他在珊瑚海一役的功績，在珍珠港接受尼米茲將軍授與的特級功勳獎章。一九四三年爲了他在所羅門羣島一役中非凡的功績，又被頒給金身勳章，代替了第二個特級功勳獎章。這位將軍他還保有着勝利獎章，大西洋艦隊獎章，美國服務國防獎章和亞細亞太平洋戰役獎章。

一九四四年十月底，金開德率領第七艦隊掩護麥克阿瑟的部隊登陸，並與日本艦隊交鋒獲勝，於是聲名益著。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奉命駛滬，受到全上海市民的熱烈歡迎。——這位身經百戰的海上英雄得到了應有的光榮！

世界大戰中的花邊新聞 廣行

△戰爭結束後，美國各軍火工廠即將緊縮，道格拉斯飛機廠共有六個工廠，已決定停開二廠，裁去工作人員三萬至九萬人。

△美國當局對原子彈詳情，嚴守秘密。第一顆原子彈投落於廣島所引起的損害情形，經拍得照片二十張，送至美國，由參予原子彈發明工作之科學家們仔細研究之後，始能對外公佈。

△呂宋區內日本損失極重，自七月起至八月十日，平均美兵死一人，日兵死六十五人。

△美國太平洋區原子彈部主任法萊爾少將曾隨機觀察廣島及長崎兩次原子彈轟炸情形，據云長崎之炸遠較廣島一次猛烈。第二顆原子彈係由却爾士，史派尼少校駕駛機投落者，他說：「我們望見該港兩邊冒起大火，我們感到很大的震盪。」

△美國對外經濟局鐵道行政專家亞力山大米啓爾返國後聲稱中國公路及鐵路交通設備頗多改進。彼在中國之第一年内藉鐵道及航空旅行三萬五千哩，以後走過多少路，無法計算。他說中國人民之決心抗戰到底，使他在工作上得到不少便利。

△馬尼刺克復後因缺乏物資，黑市盛行，美軍用品成了黑市買賣中最俏的商品。美國政府正設法運送貨物前去，以抑止黑市。

△倫敦現已完全廢除燈火管制，街上大放光明，許多六歲左右的小孩們出生以來尙未見這種光明景色，還以爲是慶祝什麼節目。

△泛美航空公司宣佈戰後開辦八十八小時環球飛行旅行，全部費用僅美金七百，已有十一位旅客登記。

△美陸軍航空部隊總司令安諾德元帥宣稱，美國現擁有飛行距離比B二十九更長的巨機，這種巨機飛行距離達五千哩。他並且說東京「在若干時日中」應爲美國之航空基地。他同時說他正在計劃辭去現任職務，因爲他自認爲「年紀一天老似一天了。」

△美國國防運輸局刻已廢除對體育運動集會交通上之限制法規，但希望各運動集團保持合作，維持交通，使運輸不致受阻滯。衆信今秋之壘球比賽，當可如期舉行。

X X X



不要想安眠藥當糖吃

一位著名醫師的忠告

胡震吉譯自讀者文摘一九四五年五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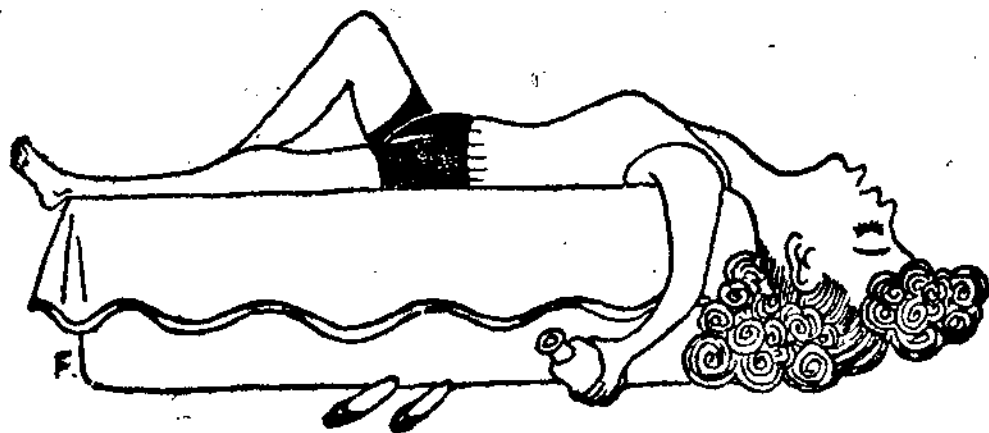
在去年初秋的時候，據驗屍員報告說：「愛米·賽波兒·麥克斐遜誤服過量的安眠藥而致於死。」另一方面，有女伶劉波·凡藍士去年聖誕節前，被同樣的藥結束了她的生命。報上公布這種消息，是爲了這二人在當地比較有點名望的關係。每天在同樣情形之下死去的人們，不知有多少。但是，我們仍照常繼續服用這安眠藥，這些人的冤死和我們服安眠藥的習慣，一點連帶關係也沒有似的。

假使有人提議，我們正在形成一個藥劑惡魔的國家，非我們一定要否認，並且還很憤怒。然而遠在一九三九年前，每天安眠藥的買賣，總數已達到二百二十一萬劑。這可以證明當時已有很多人使用這種藥劑了。最近，爲了戰爭所帶來的憂慮，哀痛，和生活與時間調整的關係，它用量漸漸地已增加了三倍。

一九四二年，在紐約無意死於過量或誤用安眠劑的人們比了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五倍，在舊金山方面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它所發生的意外事件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可是適當份量的安眠藥，並不一定有害，相反的，是很可貴的。它同了洒拉佛散，胰島素，及硫磺酸劑，堪稱這世紀特出的醫學發明。假使用度適當，死亡率是很低微。所以好多名醫師都毫不猶豫地開在藥方上。瓊斯夫人因爲不知道她的兒子在非列賓，晚上常患失眠症，方使他們重新獲得睡眠的習慣。這些人非但對於藥劑的效力很滿足，並且還得告訴他們的親友，如此他們都繼續服用，但是當一種安眠藥的功効失去時，他們立刻可掉取其餘六十種的一種。

假使有人偶然使用安眠藥，當然沒有多大害處，可是普通一班人，在知道安眠藥的功効能把一天的難題暫時拋棄七八小時後，他們都要確定每晚能得到這一種解放。所以起初服用安眠藥的時候，人們總是猶豫不決，直到後來連想也不想地吞下一片。當然吞服的次數愈多，那麼吞起來愈覺得迅速。這樣他們可慢慢地變成這藥的耽溺者。他們絕對沒有想到有任何危險性。假使有，也不過在一張爲了循例和謹



慎的關係總寫的幾個字：「謹防此藥成習慣性」及「非經開方，不得使用。」

除了溺愛之外，還可發生別種不幸的結果。

最近從四百人中試驗，所得的結論是，他們的平均智能商數在服了三哩的一種安眠藥後，降低三·三六度。安眠藥能產生一種很嚴重的皮膚病，它也可以帶來一種急性或慢性的中毒症，這種中毒症可產生動能障礙，甚至無意的犯法。在紐約某小孩受了安眠藥的影響，跑進了一所酒館，取去了銀櫃中所有的銀錢。後來絕無其事的離開了那酒館，可是旁觀者並不覺察所發生的事。在佛勞立達，某商人平常是一個很溫柔的切愛的丈夫，在這種藥力影響下，竟把他的妻子謀害了。

繼續使用安眠藥能使神經衰弱和發生奇異的心理上的變化，像神經刺激，恍惚，昏睡病，甚之於死，這種危險對於患腎臟病者，或以安眠藥和酒同時服用的人，更為嚴重。況且有幾種安眠藥的效力能在體中繼續存在八天之久，並且它們的效力還是增加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用者可能將所服的藥量忘掉。因此在一九二六年英國醫學日報公布說：有很多用安眠藥所死的人有時是爲了自殺，可是爲了失眠而吞服過量的藥劑，以致誤死的人，恐怕比前者還要多。

這種不幸的事件發生，都是因爲太容易買到這類藥劑的緣故，有一個小孩子在紐約竊案被警局方面逮捕，在警局裏詢問的時候，他說在犯罪之前曾飲過啤酒和一種安眠藥片。而且差不多靠他所住的地方都能買到這種藥，不但藥房有得出售，甚至旅館公寓，閱報處及酒店都有賣的。

聯邦法律規定各種藥劑須要適當的註名，並且配藥的時候一定要有藥方。這一條規定專門適用與在美國各洲中所流通的藥物，可是全美國只有卅三州使用這條規律。在那裏和幾處例外的地方，他們嚴禁無藥方的買賣，可是並不禁用原方來復

配。次數的多少隨用者所欲或藥劑師的許可。他們無須對購買者或份量總數有所記錄。在美國有很多官吏想拿用於麻醉劑的條律適用於安眠劑，如此每一哩的安眠劑從批發者到使用者的手中都有了嚴密的記錄。

有知識的藥劑師，現在都覺得很困難來管束這一種不正當的買賣。有一天有二個平時的主顧，有名的銀行家到某城市裏向一個有名的藥劑師購買十二片安眠藥。因爲沒有藥方的關係，那次交易沒有成功。可是那個銀行家早已怒不可遏的對着藥劑師說：「假使你不賣給我，我一定能到別處買到。」他很發怒地離開了那藥房，第二天當那藥劑師翻開新聞報的時候，他被當日的新聞凝視了好久，那新聞是：「某著名銀行家昨日已死於過量的安眠劑。」

很多藥劑師務求覓取職業上的高尚道德。但像每一種職業，終有很多的犯罪者，其間有許多藥劑師他們能獲取溺愛者，犯罪者，同賣淫者的弱點。某藥劑師被發現賣給東方人的安眠劑其總數每年竟達十二萬六千片。當他被捕的時候，正是他每星期能收到一百美元的贏利的時候。另外一個每月有二百美元的進益，但是他得負責在他鄰近所發生的一部份案件。

國家是法律，只能在大衆的知識和見解協助之下纔能得到效果。在康納梯格脫省，一九四二年的九個月中，單在國立醫院中已有九個死於安眠藥。二十六個爲了服過量的安眠劑來治療。六個月後，自從開了一個關於採用安眠藥各種條律的公共演講會後，一個死亡也沒有了。只有幾個來治療。並且犯罪的數字也降到了零。

上面許多事件同任何一件有關安眠藥的嚴重案情都是反對安眠藥的隨便買賣。罪犯主要是屬於警局方面，但是對於我們也有嚴重的關係。因爲每個人都能變成被害者。所以在沒有發明一種毫無損害的安眠藥之前，我們還是不用它的好。



五十萬年後的人類 一副現代人眼中的諷刺畫

Roy Chapman Andrews 原著·徐勁譯

作者小傳：Roy Chapman Andrews 是著名的動物學家，探險家。曾任紐約自然科學史博物院長數年，曾在於阿拉斯加，東印度，東部和中部亞細亞等地作過廣泛的研究工作，所作科學書籍及論文很多，最著名者為「古人追蹤記」一書。

五十萬年後的人類，在我們的眼目中，將是一種諷刺性的漫畫，——一如惡夢中的怪物，碩大滾圓的頭，光禿禿地像一顆彈子房裏的檯球，就是女人也如此！那些人將犧牲了聽覺，味覺，視覺與嗅覺，換得了無比的聰明——五十萬年後人的臉面將縮小些，可是身長要增高數英寸，腳趾雖據預測要短些，却有更長的腿，但只有四個足趾。

如果他們現在出現的話，除非因為他們對話的聾聾動人，我們真會躊躇不敢請他們進餐，但是他們許有物質上的優點，勝於我們者，如沒有胃腸炎頭痛腦脹之類，男子不會有小脹疝氣，婦女沒有子宮下墜諸症。

這些預言並非純出於預測，自有其根據的。就人類的進化史上可以斷知眼前就有一個例證：我們面前是些人體骨

骼的化石，是從五十餘萬年以前爪哇猿人時期開始進化，在一種明確有序的歷程中進化到現代，我們可以相信這同一物質上的特性之增減變化，將繼續進展到將來。假使我們忘記這六千年中微細無謂的文化，而以數萬年來着眼推想，我們可以理解到這些變化。

拋去那種「老家」「古宅」的那些想法，像我們日常慣於那麼自信一般，人其實是這世界的最新產物之一。在冰凍時期 (Ice Age) 不久前，說六七百萬年以前吧，他還是四足動物的猿類，在樹頂間自由地搖來擺去，一如現在的長臂猿或黑猩猩，但是他很可能是一種無尾猿。某種內在的衝動促使他立起來，而把手解放以便擔任爬行以外的工作。

由進化的標準判斷起來，他在一個極短的時期中完成這工作。從一種比狐大不了多少的四趾動物 (Four-toed Man) 演變到現在良種的馬，須要六千萬年，人完成這個神奇的演變，只不過化了它的一部分的年代。

在歐美二洲最近五十年的紀錄裏可以看到現在的人已經長高了不少，這一代的人平均比他們的父親高三·五五公分 (合一·三七英寸)；年輕的子弟比他們的兄長高；父親們也比他們自己的

父親也高；也許維他命有些關係，或是醫學與衛生科學進步的緣故。但是我們是否將變成巨人，這是可疑的，自然之神已常試過那麼一次，——如爪哇及南部中國的巨人，——但顯然覺得是不適宜的，巨大的體積未必是一種才智。

可靠的預言例是：我們假想中的人將有一具較大的頭蓋骨。自從爪哇猿人以來，人的頭腦經常地在增大添繁，也需要一個更大的腦殼，當然頭腦的大小，未必與智力強弱相稱。記載上世界最大的腦子却是屬於一個智能薄弱的倫敦人。可是「腦本聰明」這句俗語在整個進化上總是一條通則。

猿人的腦容量平均不過八一四立方厘米，今人自象平均有一三五〇立方厘米。未來的人至少可有一七二五立方厘米，不僅腦的容積已經常增大，並且與思想有關的那些神經核心也已改進。如皺痕的加深，神經細脆及纖維的添加。然而這却減小了感覺的區域。可是近代人已發明了不少工具以加強那些感覺能力，例如望遠鏡，擴聲器等，都是他們腦力的產物。未來人的頭骨，底面將要短些，但是圓形代替了狹長，幾乎是必然的。

爪哇猿人的前額凸出，由於眼睛以上的額骨發突的緣故；北京人，羅特西

安人，與由尼安特達爾人都如此。到我們人類的時期，額骨已平退了許多。雖然如此，我們臉面上，還存有那種發突的形跡將來的人類按理應有平滑的前額。亞瑟開士尹說過：「女人的面型指出進化的方向。」平額這個條件在女人間已完成了。而且她們多麼喜悅它！可是可憐的我們男人，在鼻樑上還有一個不可輕視的贅瘤，這瘤的兩邊還殘存額骨的邊緣。所以，婦女實在比男子前進五十萬年，至少在這一點上如此。不過她們也不必太歡喜，假使性別繼續保存的話，將來的女人將有幾成球圓形的前額，就像初生嬰孩的一般，而在那時候，我們男人將進展到現在一般的美秀程度。

在牙齒方面，現代的人是可憐的牙齒時常被絞轉，衝突，甚至弄到穿齦。最後一對臼齒，「智慧之齒」，出現得較遲，或竟不出。在將來這對臼齒，將與我們旁邊的兩隻門齒一同失蹤。這我們的柔軟食與溢出的嚼法應負一大半的責任。如愛斯基摩人慣常敲骨，保有完美的牙齒原始人類也如此，除非你咬嚼硬性的食物，你不會有好的牙齒與下顎。可是我們不這樣做，如果有一天人人以精純的食料製成丸粒，不用咀嚼而可維生，人類就可以向牙齒告別了。

原始的人有頗長的下顎與凸與突的面孔，自從攀上進化之梯後，他們的下顎與面孔便逐漸縮短並收縮；泰半因為附着於額骨上的咀嚼肌和下顎的運用減少的緣故。除非我們飲食的方式改變，這種變遷將要繼續，我們假想中的人類將有一個縮小至可怕的面孔。

未來的人在三十歲以前，這的頭要

不光禿如椽，那時算是幸運的。女人也免不了這種逆運。十萬年以後，理髮廳在婦女界的地位大為縮小；假頭髮的技師自然可以有，假使假髮流行的話，但無論如何天然的頭髮將成歷史上的事物。身上的汗毛也將消滅在人類進化史上。毛皮已經常地減少我們有衣服保暖實在無需這些毛髮披護，黃種人與黑種人已失去大部的汗毛，將來的婦女，將不知道脫毛藥膏。

有些疾病使我們生活悲慘者；未來的人類或可以避免，因為我們變成直立的動物以後「自然」給我們留下不少弱點。我們所有的內臟器官，必須吊懸胸腹腔內或緊附在後壁上，以免痛告地碰撞擺盪，這樣便需要一個寬且平滑的小部，和膨大的骨盆，以改造成載重的小腹。對於直立的姿勢我們還不能好好地適應。如果是輛汽車的話，就沒有有一個汽車製造商敢出售，有這麼多缺點的汽

車的。

第一，我們的車身太長，這就使我們有一個軟弱不堪的背脊，不到中年，我們多已難免有彎背與腰痠。自從我們直立以後，兩腳便須支撐整個身軀的重量。不用奇怪我們都有着骨變形症！可是自然不會儘讓這種病態的建築，永遠進行下去的。顯然我們的背必須縮短，加強，或者我們將減少一個腰脊推骨，或者更可能的是這最後一脊推骨與脊骨融合起來。

我們的肚腹是另一弱點，腰脊推骨的曲線將肚皮推出於肋骨與骨盤之間，使它既不觀，又不着實。男人得到脫陽症，而女人子宮下墜。背脊縮短些這種病就一定減少得多。

假想中的人類不會有育腸的騷擾，因為育腸必歸淘汰。而且，「自然」對於頭痛之類的毛病一定有所補救。在四足時代，這些血管都流行通暢。可是我們站直後就不同了，管口必須往下移，而工作得恰好，這在將來是必然的。

四肢上的變化，已經是最可稱道的一種，我不知道我們的手是否再有變動，不過我們的腳確有改善之處。

現代人走路時的重心已由中足趾轉移到大足趾，那小足趾已漸漸地重要了，即使目前，幾已無用，而且時常缺少

足指，無用的部分不會持久下去，所以我們很可斷言這小足趾必在淘汰之列。

以上便是對於未來的人的印象派的畫像，都是物質方面的，至於心理與精神方面怎樣，我們只可以猜度，哈萊沙比羅博士是個樂觀主義者，他說：「現成的文化免不了要衰敗，但將產生新的，或者這文化將會不幸地進展至近於殘暴的地步，然而它必將再度煥發至眩人的程度。」

可是悲觀者也有他的論調，再過五十萬年人類也許絕滅，且不論人類會毀滅自（在這一次大戰中，他正做着一次偉大的嘗試）凡有機體的生命圈似乎是「自然」在決定。

當他們生活過被指定的一段時矩，此後就消滅，動物時代曾經有過一個最燦爛的時期者，現在只能從化石的遺跡上知道。

人生地球上的歷史是極短而精彩，如一顆殞星穿過太空一般，他已掘起控制這有生氣的世界，可是也許就像這顆殞星一樣，他很快地焚掉自己，只留下那一度明亮過的史蹟在無情的記載上。

（節譯自The Baltimore Sunday Sun）

一九四五年五月號

本文題目上之「副」字係「幅」字之誤

接自第三十九頁

「冬暖夏涼的日光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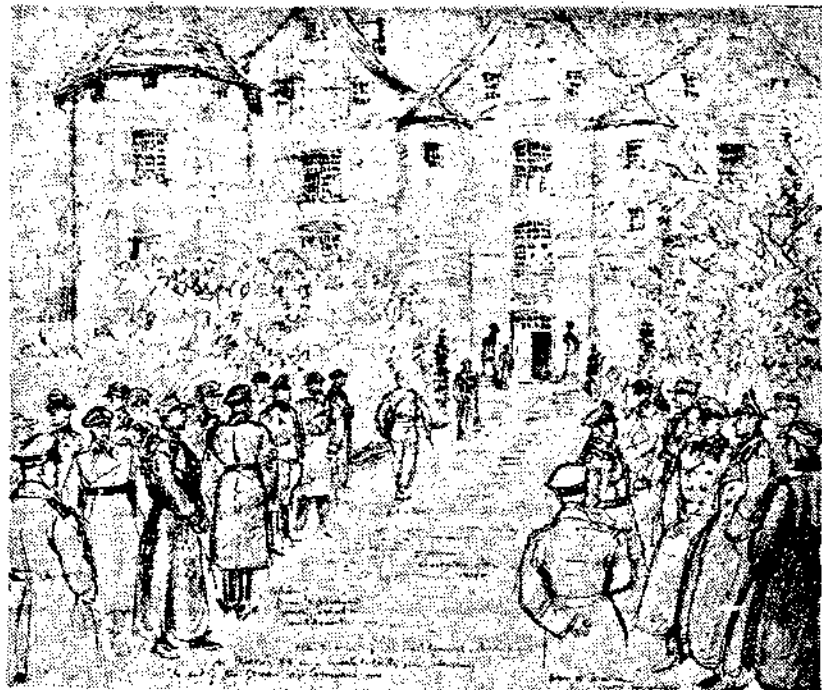
單位。政府規定在戰時工廠中成年的工人應在三十單位的光度下工作。事實上學校方面，時常耗費百萬元採取各種新型的設備，使產生在足夠的天然光下面讀書。

在一所採用日光建築的路琴學校，室內有一半地方光度超過一百單位，在最後一排桌上有六十個單位。已是政府規定標準的二倍。通常平均在四個學生有一個視覺方面有欠缺，這是值得重視的。

利培·奧溫斯·福特玻璃公司，會設計適應各種氣候的日光屋，計劃戰後在一百多個城市中建築日光屋，以供展覽。利維亞銅業公司印好許多關於日光屋的小冊子。格林現成住宅公司特請喬奇·弗蘭特，凱克設計，預備建築大量的日光屋，每所大概需成本六千元。

日光屋將使人類目光恢復到原有的能力，這並非言過其實，充分的光線和從日光窗所能看到的景物，可使人恢復遠視的能力，此外又能大量節省燃料。總之，在最近幾十年來，日光屋的建造是建築界最有刺激的新聞。

佛倫斯堡捕 俘獲大批德 國高級將領



英軍進入佛倫斯堡捕獲希特勒之承繼人——杜尼資後同時俘獲大批德國高級將領。



在柏特利亞艦上杜尼資正式接受無條件投降，並向英軍報告一切德國納粹之內幕。



杜尼資(黑衣者)被捕後受聯合國隨軍記者之訪問。德軍總部全體投降者一律面壁舉手，受英軍之監視。

本刊業已接奉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總字
第二八三號批示准予備案並向中央宣傳部登記中



· 出 · 版 · 預 · 告 ·

日本投降始末

——王坪

在日本憲兵隊

——孔境

為祖國作戰

——施軍

八年中的一日

——諸家

從配尼西靈到殺癆靈

——余愛淥

獨身者的戀愛故事

——余堯

小雨點

——方洋

窗外

——凱蘭

烽火萬里

——郭剛

我是劊子手

——端木洪·東方瀾